



ル 5
3283
4



門 几 5
號 3283
卷 4

靖江縣志卷七

兵防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靖邑三面環江地稱險要江陰對渡不過數里是爲長江五省咽喉裏下河十三州縣門戶宋元邑治未建大小各沙亦未漲合兵無專防明初以倭警江陰王令君募集土兵以資守禦成化建縣後指揮練司相繼並設嗣因北江寇警增置浙營永定營以備不虞然日久玩生兵

昭和十八年
八月十九日
購求

多替冒泊乎 國朝改設城守營專管陸路
設水師營專管水路責成始專同治間特設
長江水師統轄五省炮船聲勢聯絡軍威益
振光緒元年建天生港砲臺三年增建十圩
港砲臺屯札重兵統以軍門彈丸之地居然
重鎮矣志兵防

營制

明嘉靖三十三年設指揮郡志載倭亂設指揮一員
水陸兵一千二百五十餘
名船四十隻倭平裁
存三百九十六名

陳志防倭畧倭始至心泊陳前馬跡諸山乃圖分
道意無專注多以風便陳前馬跡在浙之東東風
則寇浙東北風則寇閩廣東南風則寇蘇松掩人
不備隨地登陸徵諸往事壬子己未首尾八年或
從常熟蔓延無錫江陰或自應天流突宜興武
進靖懸江心被患尤毒誠不可不先事豫防者
明邑人朱得之曰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
萬里其大為衛其次為巡檢司大小相維經緯相
錯所在制有數百料大船八檣小船風尖快船高
把稍船十槳飛船凡五等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
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
準至各港次畧所又設水寨營柵以止舍之所以
制禦之者密矣歲久人玩法去益生二十年來山
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
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
之過矣愚謂衛所軍壯巡司弓兵宜因舊法務足
故伍或抽羨丁或簡壯士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
練更迭操練俾皆可戰庶足以備緩急非常之用

至若約已裕人申明紀律力挽衰頹黷冒之習務敦忠厚節愛之政是謂自治則又存乎其人焉爾

萬曆十九年設總練司以倭警設統水陸官兵三百零四名員

明邑人朱家楫曰按靖未建邑時無他兵衛僅一巡檢司統弓兵八十名巡警江上自成化七年建縣析縣境為十團團有數烟墩相瞭望濬其川為七十餘港港有數汛地為防守置哨船浮江上下以刑折衝置民壯分隊水陸以便接應又間行十家牌互為保甲倣古兵農合一戶自為衛而巡檢司則遷之沙上抗江流以當一面其兵制視昔加密矣顧其時閭無專寄轄以邑丞邑無冗兵而徭賦省兵無雜費而管力寬要之丞貳無出哨之便兵壯耽即次之安荏苒屢警潢兵間興則法弛土媮往往而然無足怪者迄萬曆庚寅辛卯間朝鮮告急凡東南沿江郡邑俱繕城堡簡將帥益卒伍勸教練於是始設練兵職員而向之領於邑丞者皆屬之自是官有專職兵無他營始得校射習械

日登橫武之場擊楫飛帆直窮烟水之窟矣第皆居乏廨舍僦聚斗城汛地遙隔馳驅匪便逮夫警發而報報至而出吾徐徐涉於江澚而賊杳不知其何之矣竊謂宜於邑城數里外特建一武署如所謂營室者庶幾汛地密臨舉足可及將士共壘願指可揮兵不敢玩賊不敢窺豈非長久利便之策哉至於哨船高擱港內潮落沙壅有警不能輒出迨潮至船浮賊已逸去尤情媮之甚者今往往坐是恐揚帆出沒者如入無人境矣

二十一年增置水陸二哨官除原額外添設水陸二

兵共五百員名兵船二十隻陸續裁汰後船存一十二隻水營存官目兵二百二十五員名陸營存官目兵一百八十五員名

三十四年增置浙營以倭警添設浙哨目兵三十

六名統於總哨在北新港

天啟七年增置永定營在靖泰分界處統轄哨官一員識字一名百長一名哨長

五名土兵一百名官廩兵糧地方有田人戶出

附知縣陳函輝議城守之畧曰城守一事為當今郡縣第一要着顧有城守之地有城守之人有城守之備皆宜先事綢繆始克有濟何謂城守之地即如靖江小邑環城四圍不過三里中間牧保幾何蓄聚幾何樓櫓干城之飭幾何故嬰城而守不如畫地而守除三面臨江東通狼福南接江陰戰艦餘艘久宜日習若陸行出西門延袤而北通泰與不過六十里耳其間別無險阻可憑關河足恃惟是泰靖交界之地有河一線劃分南北原有永定一營民兵百人屯集其地使此河不塞固壘深溝儘可界限戎馬奈連年淤塞僅存河形不獨旱澇無資封豕長蛇不猶枕席過乎去城二十里則有鎮曰生祠堂係北來便道為鹽盜出沒之地關切尤近於此設立營堡因林就藪可以設伏稍折而

東則孤山一壘亦可乘上臨下處處伏兵所謂守者在藩籬者也何謂城守之人靖原設水陸額兵五百餘人除先後抽汰已近百名即使人皆羆虎原不成旅况倩冒老弱之弊種種而是今從保甲之內選練精壯俾鄉自為伍伍自為長授以器械旌旗誓以勿抽勿調各因營壘自衛父兄其永定一營又新撥勇哨責以練習務求拔十得五可濟緩急之用其水哨船隻估價更造帆檣號哨飭令一新而於排門守堵人夫逐一點閱編成步伍又不捨富役貧累及鰥寡所謂守者在遠者也至於城守諸備先期鑄西洋神器十大位分置四門又從庫中清出銅鳥銃如虎蹲虎尾佛狼機馬鞭銃三眼銃諸項分頭安放又從道府借到火藥及自行買辦硝磺等物如法製用又遣役親往鎮江買造弓箭及鑿運江陰石塊堆積城堞其燈竿灰瓶懸簾樁木一一整棚以防旦晚之用又勸募士紳約法典舖米行積草屯糧不許外徙庶幾防禦周而城守無缺矣猶恐兵單力弱隔江聲勢不相聯絡又

請撫道分撥浙營哨兵分駐生祠堂鎮海
市要害處以壯聲援孤城恃以無恐耳

國朝順治六年置守備

於部選原額官兵共三百八

十三名順治十三年科垣許作梅題請靖江營改
隸江北歸漕撫節制聽狼山副總兵調遣十七年

改隸鳳撫嗣後改隸江南提督江陰游擊兼轄之
為提標陸路靖江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

員外委千把總三員額外外委一員嘉慶十一年
裁千總一員道光八年裁左哨把總一員增額外

外委一員咸豐三年江南諸郡被兵靖江陸路有
防堵事宜五年守備選本營兵請於兩江總督增

額外外委二員兵數遞年
裁減現存一百八十四名

康熙九年裁總練司設京口左營游擊

總督奏以原
裁黃浦營併

靖江總練水陸等哨改京口水師左營置游擊屬
江陰總兵統轄康熙三十六年裁總練司

統轄於京口鎮海將軍乾隆三十六年改歸總督
專轄官兵水操則將軍兼轄之共管轄靖江江陰

武進泰興如皋等處水汛計四十四有二南岸東界
福山楊舍二營西界京口右營北岸東界狼山左

營西界京口右營原設游擊一員駐劄靖江中軍
守備一員駐劄江陰千總二員一駐靖江存營專

防一駐江陰把總四員一駐靖江專防沿江十一
汛一駐如皋二駐江陰一駐正二年添設外委千總

二員一駐靖江存營協防一駐江陰添設外委把
總四員一駐靖江協防沿江十一汛一駐如皋二

駐江陰乾隆二十七年添設額外委二員一駐
靖江二駐江陰兵數遞年裁減額存九百二十六

名靖江三百二十
六名江陰六百名

咸豐元年裁左營游擊改設都司

兩江總督奏以高
資營官兵併入京

口水師中左兩營中營游擊駐江陰左營改都司
駐靖江南岸水師游擊管轄北岸水師都司管轄

咸豐五年增設額外外委三員左營都司共管轄水師新舊兵四百零八名

官署

都司署

舊係公館明總練司居之詳營建志 國朝

三堂五間西廂房七間土間西廳三間箭廳三間軍裝庫

三間班房三間馬房二間共四十七間乾隆十七

年沈游戎鎮國重修四十九年巴游戎圖魯重修

五十六年改都司署大堂東增建側廡三間箭廳東增

元年改都司署大堂東增建側廡三間箭廳東增

同治九年水師營裁撤署空糧廳寓焉

守備署

在南門內 國朝順治初買民房建置計三

間儀門二間班房三間廚房三間大堂三間川堂三間迎賓

一間小房一間東廂房六間軍器庫二間火藥庫

一間共五十一間道光間周守備通江借支養廉銀

二百兩修署未動一工舊瓦木無有存者其借支

銀兩累後任分季扣除

演武場

在東門外英濟王廟後明正德元年周侯奇

左右耳房共五間前有木坊一座六年殷侯雲霄

改翔萬歷四十四年趙侯應旗重修完整如式

國朝順治十三年總督郎公委張都司勇帶兵五

百名來靖防衛將三賢祠舊房移建演武廳三間

茶室一間十八年又圮范守備明燦鄭侯重復修

嘉慶十七年圮存基地四畝六分七釐二十二年

王侯章增買民地十三畝六分重建演武廳三間

茶室一間將臺一座咸豐二年場邊石堤外齊侯

在鎔撥新田六畝鑲之

水師營小操亦在此場

汎地

前明沿江要害西有鎮江圖山門永生洲在江北則泰興黃家港江南則武進俞塘等港而邑之小沙團太平夾黃等港逼之東有海口巫子門在江北則通州狼山江南則常熟福山江陰楊舍而邑之永慶團青龍等港逼之防上流須守小沙團太平等港防下流須守永慶團青龍等港其西北接壤維揚處則有鎮海市生祠堂永定營陰沙等處爲江南

北叢雜之地最易生姦 本縣汎地南自黃都港至天生港計里三十東南自天生港至青龍港計里四十東北自青龍港至孤山港計里四十北江自孤山港至侯家港計里三十有奇各以兵船布列 陳志曰按小沙永慶兩團去邑最遠奸宄易生而黃家港俞塘港與夫劉家沙唐沙等處尤爲盜藪亡命逋兒日飛帆出沒於烟颺波浪中聲勢不相犄角謂宜於小沙團設一重兵兵船分置太平

夾黃等港與隔江孟河相聯則上流截矣復
於永慶團設一重兵兵船分置青龍等港與
隔江楊舍相聯則下流截矣今計不出此總
司兩哨俱安坐邑治而兵船數隻俱集瀾港
徒取便宜不顧要害無論東西有警鞭長莫
及亦豈固一隅以衛金陵之意哉况斗大一
城倉庫巡警自有巡捕員役卒有不虞居中
策應復有總司是宜斷斷改圖者至西北永
定一營向爲爭界設今連年寇氛江淮爲甚

關係更重第土兵百名不當一旅且不諳步
伐不習止齊耨鋤數事信可鈇于戈鑿乎是
何不爲綢繆陰雨計也 鄭志曰舊有營房
三所一在城內居陸哨一在北新港居浙兵
明萬曆三十五年朱侯勳建一在永定港界
河哨官陳芳植朱士鰲建今皆廢以上皆舊志原文

瀾港汎

城南三里

雙港汎

瀾港東十里

天生港汎

雙港東九里

清江縣志

卷之

兵防

八

和尙港汎 天生港 東十里

龍潭港汎 和尙港 東十里

太平港汎 龍潭港 東十里 又東十里 至如皋沙楊莊 交界

陳公港汎 瀾港 西九里

衙前港汎 陳公港 西十里

繆青港汎 衙前港 西十里

界河汎 繆青港 西十里 又西十里 至泰興漁港 交界 界以上十汎 並設草營房三間 牌坊柵欄全

把總外委巡防 以上水師 十汎 自同治九年 左營

裁撤專歸長江水師 砲船巡防矣

附考靖江沿江馬路一百零六里 東接如皋縣界 西接泰興縣界 舊設烟墩二十五座 乾隆二年 減存十座 西以居水營官兵 嘉慶間 與烟墩十座 俱入江道光二十二年 被夷人之擾 兩江總督耆公 英檄令劉聞沙之八圍港 下四圍港 上六圍港 夾港興隆港 並建瓦房三間 為汎兵棲止處 至三十年 東門外 祠山殿 南建瓦房十間 高資營兵居之 自同治九年 左營裁撤後 各處營房 亦傾圮殆盡矣

庫汎 派兵十名

獄汎 派兵十名

東門汎 派兵五名

西門汎 派兵五名

南門汎 派兵五名

北門汎 派兵五名

十王汎 城東一里瓦房三間派兵十名

火王汎 城北一里草房三間派兵十名以上八汎把總專防外委協防

斜橋汎 東鄉去城二十五里瓦房七間派兵十名

西來汎 東鄉去城四十里瓦房七間派兵十名

大覺汎 北鄉去城十八里草房三間派兵十名以上三汎外委防額外協防

侯何汎 北鄉去城十八里草房三間派兵十名

生祠汎 西鄉去城十八里草房三間派兵十名

永定汎

西鄉去城四十里瓦房三間草房三間派兵十名以上三汎外委專防額外協防除庫獄

城門六汎外並設牌坊柵欄全烟籠三具木樓一座旗杆一根每年春秋二季各汎領修葺銀一兩

由縣移查造冊詳報

按陸路汎東至水師左營太平墩汎界四十六里西至水師左營孫家橋汎界四十七里南至大江

與水師左營接界三里北至泰興營印莊汎界十

八里凡十四汎為舊制今劉聞沙自西淤漲而東

約五十餘里其北連老岸已近天生港口俱屬水師汎地嗣因水師營裁撤奉文定界陸營汎地益廣矣

民兵

弓兵 巡檢司自宋元以來舊有弓兵八十名明末裁存四十名 國朝順治初額設四十四名三年

裁存三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

民壯舊有巡鹽巡捕守宿諸名目其數每視時勢多寡明末尚存三百四十四名國朝順治間全

裁雍正十一年江陰縣額設民壯三十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器械銀二兩屬本縣管轄按期操演靖

設民壯當與江陰同時乾隆三十二年山東巡撫崔應階令民壯改習鳥鎗奏

勅各督撫一例遵辦熊侯琫詳准各民壯鎗杆火藥卽以所給器械銀二兩製造俱如式今民壯中

無一能習鳥鎗者第與皂快眾役同領工食差詞訟而已

團兵陳志曰團兵即鄉兵也向俱有名無實崇禎十一年寇警震隣陳侯函輝畫策以靖有十團團

有十保保有十甲議於一甲之內量報壯丁數卽於本甲給予口糧量借衣甲仍擇團保之長為眾

所欽服者俾司訓練縣官按時試驗著定賞格但自為守望不在徵調之數使無事則為農有事則

為兵若手足之捍頭目亞旅之衛主伯蓋卽三代寓兵於農之意而準之以團尤為畫一而可守經久而不敝者也

營員

水師營游擊 康熙九年設

馬成龍 陝西人 康熙九年任

李高 直隸人 武進士 康熙十一年任

樊英 陝西人 武進士 康熙十四年任

胡繩先 湖廣人 康熙十七年任

鮑邦進 山東人 武進士 康熙十九年任

張定國 海州人 軍功 康熙二十二年任

馬超 甯夏人 軍功 康熙三十六年任

馬甯 甯夏人 康熙五十八年任

徐成德 漢軍鑲黃旗人 世職 康熙五十八年任

馬祚 陝西人 行伍 雍正三年任

顧賓 廣東人 行伍 雍正九年任

徐潛 漢軍鑲黃旗人 行伍 雍正十三年任

姚捷 江南人 行伍 乾隆九年任

沈正國 通州人 行伍 乾隆十六年任

黃進 浙江人 武進士 乾隆二十五年任

孟琳 江南人 行伍 乾隆二十九年任

楊遇春 江南人 行伍 乾隆三十一年任

孫德麟 江南人 行伍 乾隆三十六年任

陸廷桂 江南人 行伍 乾隆三十九年任 嚴之流血營伍肅然

趙璠 江南人 行伍 乾隆四十四年任

巴圖魯 蒙古人 乾隆四十八年任

湯玉魁 山東人 武進士 乾隆五十年任

馮建功 寶山人 乾隆五十年任 營員

吳坤 常熟人行伍 嘉慶元年任

趙瑞 浙江人 行伍

葛鴻章 鎮江人 行伍

邵元德 松江人 行伍

吳賜 上元縣武生道光 元年在傳詳兵事

沙萬青 鎮江人 行伍

糜延慶 淮安人行伍陞浙 江定海鎮參將

葛鵬高 鎮江人武生道光 十五年任

李成 鎮江人行伍道光 二十二年 疎防遣戍

武迎吉 海州人行伍以廉明見重擢 京口協鎮陞山東登州總鎮

李德麟 鎮江人行伍以幹練擢京口協鎮咸豐間勦 粵匪有功賞戴花翎終浙江定海鎮總兵

水師營都司 咸豐元年改同 治九年裁撤

張兆崑 松江人 世襲都司咸豐 二年調京口左營尋卒

杜雲 亳州人 行伍咸豐二年任七年保陞 福中營游擊尋卒居官以廉謹稱

葛廷楷 丹徒人 武生福山營游 擊咸豐七年十月署

龔致福 江都人 行伍咸 豐年任

陳作霖 安徽太湖人 武進士 同治年任

彭道明 安徽人 軍功同 治年任

李本謙 丹徒人行伍同治

楊治 安徽合肥人軍功

水師營千總

葉果 江南人武舉

沙萬青 詳見

葛鵬高 詳見

黃錦星 楊州人

凌慶華 句容人

仇定遠 句容人

高天爵 上海人

花彪 江都人

浦鏜 行伍咸豐

歐陽海 上元人行伍咸

李本謙 丹徒人行伍同

徐崑林 江陰人行伍同

謝鴻恩 常熟人軍功同

水師營把總

杜大本 亳州人

何海 江陰人 行伍

葛鵬高 詳見 游擊

毛天佑 揚州人 行伍

孫國安 揚州人 行伍

凌慶華 詳見 千總

張麟 揚州人 行伍

莊萬青 丹徒人 行伍

吳慶元 江陰人 行伍

安殿魁 江都人 行伍

劉瑞清 通州人 武舉

李大鈞 丹徒人 行伍

葛廷模 丹徒人 行伍

劉楷 丹徒人 行伍

孫應芳 江都人 行伍

王瓚 江都人 行伍

歐揚海 上元人 行伍

謝聯陞 江陰人 行伍 咸

徐崑林 江陰人 行伍 同

許長春 行伍 同治 年 月 任

趙蓮 行伍 同治 年 月 任

章長發 行伍 同治 年 月 任

城守營守備 順治六年設

金標 順天 人 順治 二 年 委 鎮 隨 調 回

袁定邦 河南 人 順治 二 年 委 鎮

劉應元 河南 人 順治 三 年 委 鎮

楊顯明 山東 人 順治 四 年 委 鎮

張啟明 陝西 人 順治 五 年 委 鎮 一 月

裴之德 河南 人 順治 五 年 委 鎮 一 月

陳懷玉 真定 人 順治 五 年 委 鎮

王興周 陝西 人 順治 六 年 委 鎮

單尚德 遼東 人 順治 六 年 任

楊顯 浙江 人 順治 九 年 署

王所召 江甯 人 順治 十 年 任

王大成 陝西 人 順治 十 三 年 署

王端 山西 人 督標游擊 順治 十 七 年 委 鎮

范明燦 會稽 人 武舉 順治 十 八 年 任

許立勳 太倉人 康熙十一年任 卒

徐耀 京衛人 武進士 康熙十一年任

楊進忠 遼東義州衛人 康熙十二年任

沈闕名

南正玉 陝西安定縣人 康熙二十年任

趙瑞 詳見游擊

張明臺 山東人 武進士 嘉慶八年任 陞江甯城守協鎮

羅明 本邑人 行伍

梅廷章 廣西人 行伍

王嘉福 字二坡 蘇州人 世襲嘉慶十七年任 華亭教諭 孫出繼 子工詩能書

趙世勳 江甯人 行伍

袁起鵬 湖北人 行伍

謝芳 丹徒人 行伍

余浩然 松江人 行伍 道光七年任

周通江 松江人 行伍

袁兆熊 江甯人 武舉

王武滔 浙江台州府武舉 詳兵事

張廷揚 河南人 武進士 道光二十六年任 咸豐四年因公赴省 五年回任 同治元年病故

王步雲 河南人武進士 咸豐四年署

王鏞 泰興人行伍同 治元年十月署

盛大才 儀徵人行伍同治八年五月任十二年二月回任

曹宗武 安徽定遠人軍功 同治九年正月署

蔣志善 順天通州人辛丑進士 光緒元年六月署

城守營千總

鄭琦 徽州人 世襲乾隆五十四年任

謝芳 丹徒人行伍嘉慶十一年缺裁

城守營把總

王朝山 本邑人行伍乾隆五十一年任

趙洪 本邑人行伍

羅法 江陰人行伍

汪虬 鎮江人 道光元年任八年缺裁右哨把總改城汛左右哨外委正防額外協防

劉陞 江陰人行伍

崔春 丹徒人行伍

湯泉 武進人行伍

馬廷棟 江甯人武舉道光十六年任咸豐三年湖北老鼠峽陣亡傳詳兵事

王鏞 泰興人行伍咸豐三年任八年調赴上海防

總任十二月因公赴省
十年回營因病開缺

周廷貴 江陰人行伍
咸豐八年署

喬正林 本邑人行伍同治
八年十二月代防

謝長泰 本邑人行伍同
治十年十月任

沙正國 江陰人武生行伍同
治十二年六月任

按靖邑城守營設自順治六年水師營設自
康熙九年新舊志稿所載兩營職官頗多闕
畧今詳加查核兩營檔冊一被風潮淹沒殘
缺不全一因營已裁撤霉爛無稽是以雖有

缺失無可復補識者諒之

兵事

宋建炎四年江淮鎮撫使岳飛渡江淮流民於陰沙

金人陷承楚時岳忠武軍泰州其地無險可恃乃
全軍保柴墟敗金人於南霸橋敵稍却後數月軍
糧乏絕十一月五日乃渡江淮流民於陰沙
自以精騎二百殿金人不敢逼遂屯江陰

元至正十六年僞吳將朱定徐泰二據馬馱沙

七年沿江盜起兩淮運使宋文瓚請備長江不報
迨十六年江陰州民朱定徐泰二作亂浙江行省
討之定與泰二遂投僞吳張士誠盛稱江南土地
之饒士誠遣其弟士德率高郵烏合渡江攻常熟
遣別將來擊江陰軍知事朱道以城降時馬馱
沙半隸江陰定與泰二據其地結水寨以守

十七年明太祖遣徐達康茂才取馬馱沙拔水寨擒

偽吳將朱定徐泰二戮之

水寨土垣週三里許邑城因之後乃甃以磚石

二十六年明太祖遣英武衛指揮使吳楨擊寇於巫

子門

寇復出沙上明太祖親督戰寇濟通英武衛指揮使吳楨追至巫子門寇迎拒楨縱兵急

擊俘獲無算寇遂平時

部屬劉興劉旺功最著

劉興江西人後從江陰侯吳良平張士誠有功授

千戶子孫遂隸籍江陰及所屬馬洲世為巨族

明成化十七年六月巡江御史王瓚督知縣陳崇德繕城堡戒嚴建靖江閣於孤山之巔以備守望

復建靖江閣於孤山之巔以備守望尋都御史白公昂領操江至海上誘出之戮於市

附巡江御史王瓚靖江閣出巡事記成化辛丑歲

予奉命巡江而應天蘇松常鎮諸府在所遍歷念

及比年官兵多玩事往往有販私鹽而劫人財者

於是乎首先案令各衛整飭器械築墩置柵造船

為預防廣捕之計必完必固舟行自孟瀆至圖山

掃滌餘穢搜剔民隱一月初至太倉聞海洋賊首

劉通聚眾行劫即調入十餘艘於崇明海門所夕

緝捕予往江陰墩報賊背道而復往南京又報

是賊復橫海洋肆惡拒捕予往蘇州得海門馳報

官兵與賊相拒先到五月八日兼程而行由通州

入海門函備官兵水陸並進往捕之久無聲復回

通州是月初九日登狼山薄暮至靖江視其縣治

初設而衙門草創且無城郭脫值凶歲盜起倉庫

垣垣下值以榆柳儒學齋房射圃之類增修如式
 維時亢旱督官吏耆宿洗心祈叩越三日大雨後
 又連雨農事遂興既而登孤山東瞰於海西顧岡
 山南北臨於江僉謂賊嘗出沒於斯乃築墩於山
 之巔守望以人墩之前建靖江閣凭高可以瞭遠
 抑以期江盜靜謐為悠久計也是月十九日得報
 盜首就縛於轅門肅書勒石寘閣以告後凡事事者知所以竭乃心力云

正德元年海盜鈕東山聚眾作亂都御史魏紳徵兵

剿平之

先是宏治間崇明人施天泰雄長沙上時
 縱黨出江中擄劫有司不能制都御史艾

公璞與蘇州守林公世遠招下之謫天泰戍南丹
 當時以為失刑至正德元年其黨鈕東山復聚眾
 作亂都御史魏公紳徵各郡兵
 入海剿之東山死其黨皆伏誅

七年六月劇盜劉七齊彥明掠靖江知府李嵩與知

縣殷雲霄遣水工鑿沈其舟盜逸去

河朔劇盜劉七齊彥明作

亂海內震動都御史陸我完督師剿之盜竄襄漢
 奪商舟順流下金陵守兵不能制沿江郡邑俱被
 殘六月至江陰分掠靖江郡守李公與江陰縣某
 靖江縣殷侯雲霄夜使壯士泗水鑿沈其舟盜驚
 引去七月盜集狼山二十一日大風賊舟壞次日
 巡江御史遣將劉輝邵承率所部遼卒及水工以
 戰艦追剿之盜首就擒斬之餘黨悉平

附知縣殷雲霄李公禦寇事記閏月辛卯寇次岡
 山癸巳太守李公至江陰靖江民來告其令曰江
 陰得李公可無害吾邑其何恃吾且逃令諭之曰
 李公仁足以得眾威足以懼遠寇其敢舍江陰來
 其無恐既而寇果不來秋七月寇復自楚來民復
 來日日以李公寇不來今李公不來寇其來吾且
 逃令曰李公急於民者其何不來其無恐是日李
 公至江陰寇過靖江不為害民復來曰李公活吾

民民何以報令曰汝知李公活汝於江陰不知其
活汝於靖江為多日寇且至義勇之感徽甲兵之
整飭要害之伏察皆李公先事之教吾今特奉行
之茲汝未必知皆曰然曰汝知李公活汝於兵不
知其活汝於政為尤多自李公為常州吾邑其有
苦於奸橫於徵繁於役枉於獄者乎抑亦有飢於
途淫於行暴於鄉者乎皆曰無有曰茲皆李公之
政吾今尚愧奉行之未盡茲汝亦未必知皆曰然
曰李公政之善於汝久且多汝尚未及知一活汝
於兵則思以為報茲豈李公之心哉李公之心欲
吾民皆良於行而無艱於食汝其歸父詔其子兄
率其弟俾無遺力於田無遺行於家以為李公報
其可於是退而朝夕祝曰吾願吾李公子若孫皆
若吾李公則復來曰吾固知吾無以報李公心則
不可忘吾儕身親其政尚未及知况吾子孫吾令
習於文願記其事傳示吾子子孫孫俾永承無忘
吾李公以為報
其何如令曰然

十四年正月徵兵戍金陵八月遣歸

嘉靖八年海寇鄭二侯仲金作亂徵兵

十九年兵備副使王儀徵兵剿海寇判官石巍違儀

指敗績海寇秦璠王良販鹽行劫兵備副使王儀

指敗績等總兵湯慶擊之於劉家

三十二年倭寇警知縣應昂加築甕城戒嚴

三十三年倭入境知縣應昂募兵守城倭殺掠甚慘

以守

三十四年諸生席上珍率團兵追剿倭寇於秦家橋

死之倭寇入境薄城下鑿民居殺掠無算諸生

六月兵備副使王崇古以兵至倭乃逸去事見皇明從信錄

三十五年官兵殲倭於西沙倭復入寇時以屢入輕

套口大肆擄掠至西沙羣聚於富民翟某家淫飲

為樂邑人潛集官兵數百圍之縱火燔廬寇倉皇

四十二年知縣柴喬以官兵擒劇盜石乾孫麻二等

於小沙誅之劇盜石乾孫麻二等聚眾二百餘人

據小沙為巢白日肆擄掠或活坑人

官兵不敢詰柴侯喬密請調江靖二縣官兵用巨

萬曆三十年知縣趙應旛率水哨巢土鼎擊盜於揚

子江盜聚江上白晝掠人舟不敢渡趙應旛率水

恃眾連舟迎拒鼎以短刀奮擊之盜眾

崇禎二年陸哨徐高擊盜於城西廂八月盜眾百餘

戶劫掠總捕觀望不敢前陸哨徐高挺

三年巡撫都御史曹文衡檄水陸哨官王鉞葉鎮彝

剿劇盜王壽二力戰死之劇盜王壽二聚眾千餘

曹公文衡檄水陸兩營哨官

七年流寇震江淮知縣唐堯俞濬城濠江淮告警唐

民深城濠日萬人數日底積

九年流寇犯鄰邑知縣晏益明增修城堞戒嚴

十年流寇警急知縣陳函輝戒嚴流寇之警日益急知縣陳公函輝繕

城隍謹拆城開界河置西洋神器十二位以備守禦寇不敢犯

十三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奏以知縣陳函輝監軍

剿海寇咎雲峰於東洋海寇咎雲峰緋衣雪甲聚眾千人駕巨艦出入狼福

間官兵莫敢問巡撫都御史張國維疏題陳侯函輝監紀諸軍指授方畧侯躬冒矢石搜剿窮洋雲

峰走死餘黨悉平

附知縣陳函輝軍中紀事詩併序已卯冬海寇橫江上庚辰迎年日撫軍直指並飛檄師中監紀王

正紀聞報春遲小吏迎年有禱詞天下務農唯罷戰幕中傳令正催師袁郎倚馬看磨楯謝傳游山

待賭基莫笑書生曾學劍且將保障試鞭箠

舟師將去曾不容刀問濟川楫安在江之永矣令借舸於澤虞夜半鳴舸應者三詩紀勞焉水犀

十萬竟虛文野渡無人江一濱士雅臨流安用擊孟明拜賜不須焚晉陽保障應詢尹漢將戈船且

練軍義急同舟唯力視敢言牧圉有微勳

分遣諸民船出海募敢死士探穴醜酒口占用以賈勇虎巢未探子焉搜馬首瞻余問所求三鼓

白應登彼岸一鞭早已誓中流長纓能請賊堪繫尺士不階奴可侯况有陳平奇六出捷書先到海

頭西

閩正之四日試士初畢捧檄促視師海上夜發驥江有紀纔親鉛槧又囊鞬屨在文壇劍寢門破浪

早欣桃有信成蹊翻愧李無言音懷泮水臬朝革
檄到潮陽鱷夜奔島外孤臣無以報盡清荏苒種

蘭

蘭正之晦送撫軍白京口還晚渡驥江前驅報賊

蹤咫尺余以三矢檄諸水師夜集吳將軍先至扣

船倚歌二首夕陽笳鼓試波澄浪擊雙蛟夾艇迎

客怒澹臺投白壁軍呼周處舞青萍三麾早集元

侯漢六出先催儒子平莫道包茅姑縮酒一匡譚

笑奏安攘游兵先報賊舟來台箭傳呼列戟開

掉臂易橫能犯輦虎鬚難捋况投罟高檣百尺陽

侯懾健櫓千聲水族厖獨愧當年龔渤海賣刀買

掃空非易事何人闕下請長纓

十五年干總團練陳竑擊海寇於揚子江死之

附陳干戶傳陳竑字泗泉嘉定縣人崇禎時武舉

副榜祗候軍門練兵孟河滁山遷靖江于總團練

十五年海寇焚掠靖江逼江陰竑水戰於江陰之

國朝乾隆五十二年水師營游擊湯玉魁捕江盜於

青草沙是年二月青草沙多盜湯游戎玉魁率弁

泗水者擒盜張四王大解省垣戮之乃繪圖詳請增兵防守其地

五十六年春水師營游擊馮建功捕江盜殷士發趙

海於小陰沙戮之

是年春盜出小陰沙等處游擊馮建功率兵弁梭緝擒殷士發趙海等械送巡撫斬之江上獲安附傳馮建功寶山人乾隆五十五年任京口左營游擊整飭營伍以恩信結士卒心嘗慕孔北海之為人座客樽酒相歡宦囊不名一錢歷陞至壽春鎮總兵復左遷安慶協鎮

嘉慶十八年徵兵戍徐州

白蓮教陷河南滑縣震動鄰境兩江總督百公齡徵

兵於水陸營戍徐州克復滑縣後遣歸

道光二年水師營游擊吳暘獲江盜張宏遠於浙江

奉化縣解省垣戮之

初江盜張宏遠亡匿急緝未獲水師營游擊吳暘出重賞購偵者探得宏遠匿所遣外委謝正國密

往浙江奉化縣擒獲解省垣戮之惜其功為龔協鎮所攘久不遷後終浙江玉環參將任所

附小傳吳暘上元縣武生由行伍得官少時隨父水師營干總任所嘗受學劉三楷先生之門又嘗

學射於李目兵迨莅游府任訪知業師家五喪未舉急出囊金數十贈其從子士鯉卜地喪葬又訪

知李姓婦寡而丐急為買宅給薪水資李婦亡為營葬事過前任上元教官倪公發春之門下馬執

弟子禮維謹其不忘舊如此至其官方整飭亦有足多者在任數年營伍為之一新前後皆莫能及

二十二年七月知縣楊鳳翮及守備王武滔率民兵

擊敗暎夷於巽河口

先是暎夷寇吳淞提督陳化成力戰遇害總督牛鑑退走

金陵下檄徹防埋礮六月初暎夷兵船大股入長江逼金陵弁分駐兵船沿江要口而我兵既徹江岸寂然七月八日黃田港夷人駕輕舟北渡掠東雙港朱姓奪去初九日復駕舟由巽河口登岸入

故明經倪希賢家勞其棺入城南門肆行凶暴傷
數人斃一人民眾譁然齊聲殺鬼夷人驚走有白
酋迷去路沿外城根東走城上人下磚石擊碎其
顛眾斃之拽至縣署楊侯鳳翮命瘞之度夷人次
日必來隨夜集紳士議戰守眾莫決明經陳鳳喈
獨主戰眾難之喈曰目前勢甚急戰或可以保旦
暮不戰則聽其蹂躪合城生靈蕞粉可立待也於
是劉明經泰詹朱明經義宣皆贊成之時以餉無
出倉卒莫辦文生陳立基首先捐錢一千緡以經
其始朱上舍士純盛西曹襄筦司出入刻即號召
募得強壯兵勇三百人齊集江隄以備守禦初十
日黎明邑侯楊鳳翮守備王武滔偕紳士陳鳳喈
等詣江隄部署指揮令城汛把總馬廷棟水師額
外何鼎勳分領擡鳥鎗兵蕭鳳書周仲元等埋伏
巽河兩岸待時而動分派民勇各執器械伏江隄
以為應援已刻夷人果駕砲船徑抵巽河口登岸
我兵乘其未集開擡鳥鎗擊之夷人急登舟施放
大砲互相轟擊直至未正夷人敗去楊侯上其事

一、大府制軍牛鑑頗不愜意撫軍程公通采大加
獎勵並撥銀一千兩以充軍餉各富戶亦皆慕義
捐輸嗣是益募勇日夕訓練立賞罰明紀律西自
關港東至蘇家巷連巽河口分作三哨各派兵勇
晝夜巡邏軍威嚴整夷人屢窺不敢犯
直至九月杪夷船悉數退出防堵乃撤
附王守備傅王武滔浙江台州府人由武舉陞任
靖江營守備樸實老誠勤能廉幹御下不苛不徇
寬嚴有度道光壬寅秋七月擊退夷夷最為出力
訓練兵勇技藝純熟在防百日暑無懈玩土民頌
以干城良非虛譽後署泰興都司甫蒞任以前任
遺誤鐫級去惜哉冤乎咸豐二年復至靖值有匪
習不數年以疾終

二十三年兩江總督耆英檄知縣李炳照築礮臺
督耆公英籌辦防夷事宜委員來靖協同李侯炳
照築礮臺於劉閣沙十段南面與江陰大小石礮

砲臺對峙規制粗備安大砲二十四座小砲十二座每歲春秋大吏按臨試砲臺旁置營房一座水師外委帶兵屯劄朝夕守望臺基座落徐積盛段買民田十九畝一分六釐五毫二十六年買民田六十畝七分五釐給營兵耕種以資經費嗣因粵匪倡亂大小砲移解揚州鎮江等處僅臺基存焉

咸豐二年十二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徵

兵剿粵匪 時粵匪犯湖北圍省垣總督陸建瀛檄

管帶外委許茂芳副之派往湖北黃州老鼠峽屯

扎調京左營水師兵一百五十名駕舢舨赴九

江備水戰 三年正月靖江營把總馬廷棟外委許茂芳禦粵匪於黃州老鼠峽力戰死之

附傳馬廷棟字御臣上元人道光十六年由武舉

任靖江營把總歲壬寅從王守備武滄楊邑侯鳳

翻率兵勇擊退暎夷咸豐壬子粵匪之亂總督陸

建瀛調赴湖北黃州老鼠峽戍守明年正月十九

日賊眾蜂至水陸夾攻廷棟與茂芳俱戰死戍所

營兵瞿增王魁盛龍標陳德貴吳世駿徐德貴沈

步鰲陸大興季長發俱力戰被創死廷棟子安正

字之華任京口中營外委是年亦奉調守東梁山

二月賊至兵潰安正遇害孫長慶許茂芳江陰楊

庫人子斌武生邑增生潘泉哭馬氏父子句云君

不見西陵塞前有戰場厥父慘櫻鋒鏑亡又不見

東梁山下有死所厥子甘被戈矛戕兩世武臣都

殉難壯哉馬氏植綱常吾友御臣官百戶丙申來

靖難壯哉馬氏植綱常吾友御臣官百戶丙申來

幼孫隨之逝在野故園亦被兵燹殘何日招魂歸
白下吁嗟乎速臣散卒都見幾刑書不宥史乘譏
何如喬梓連摧折大節能爭日月輝九重錫
蔭忠臣裔春秋崇祀今世稀我有長歌當慟哭急

為馬氏
闡幽微

總督陸建瀛徵兵戍鎮江

總督陸建瀛調京口左營
兵二百名屯金山鎮江失

守移駐老虎洞七月上海城陷分兵守吳淞前年
調赴九江兵歸營十一月齊侯在鎔詳請徵老虎
洞戍兵回靖防江

三月行團練

除按戶出了外募壯勇一百六十名延
原任守備王武滔教習前江陰把總黃

陽春副之技分三等按日給錢分派巡防是年冬
減存八十名其巡防經費出自齊侯在鎔捐廉錢
一千緡並紳民捐錢五千緡有奇

四月捐軍需

江南諸郡失守齊侯在鎔奉札勸捐錢
一萬九千八百緡分解各營循例獎叙

舉人蔣煦卽用教諭候選縣丞瞿浩晉選布政司
理問職員周萬里候選縣丞諸生毛燦候選訓導
監生陳錦川候選布政司照磨監生朱淮候選鹽
知事紀錄一次監生王榮梓候選從九品監生陶
濂給州同銜諸生熊鎬鄭淦給布政司經歷銜監
生嚴恭熊錫晉給布政司理問銜武生熊杰給營
千總銜朱普慶等三十七人給從九職銜

四年續捐軍需

時江蘇布政使發空白部監照二十
張飭馮侯譽駒勸捐繳銀兩若干並

城鄉典舖捐錢一千
三百緡併解藩庫

閏七月行釐捐

城鄉行舖沿江港口初起釐捐
由董收繳按月解送郡城糧臺

六年六月總督怡良徵兵戍宜興

欽差大臣向公
榮移營丹陽總督

怡公檄調靖江城守營兵三十名外委王逢春領之戍宜興

七月常鎮道委員捐軍需委員同郡董來靖勸捐軍需錢一千七百緡解送糧

臺獎叙捐戶劉錫晉等十五人從九職銜

七年春徹練勇時以憲行軍需捐連年不絕本地團練經費甚為支絀于侯作新不得

已暫徹練勇專用團丁並查核歷年團練捐數循例詳請獎叙候選鹽知事朱淮加布政司都事陳

金輅等十八人給職銜有差

三月總督怡良徵兵戍鎮江調水師營兵三十名守丹陽後移丹徒江口

五月捐軍需常鎮道喬憲松年檄委齊侯在鎔勸捐軍需錢一萬二千緡有奇

九月知縣于作新請罷釐捐初起釐捐有舖捐鹽捐船捐各名目嗣後鹽捐

船捐以次飭免第存舖捐至是于侯作新詳請免之

咸豐九年冬知縣齊在鎔重整團防先是咸豐三年齊侯在鎔勸辦

團練召募鄉勇分守要隘甫及一年調往東壩建

平等處帶勇防剿嗣經翟侯鑠觀接辦召募鄉勇

巡防城廂內外並選派巡船會同營兵在沿江一帶巡防後因經費不支陸續裁撤至是節奉各

大憲札催重整舊章認真團練齊侯在鎔會集水陸營員及城鄉紳董公同籌議於水陸兵丁家屬

中挑選年力精壯者二百人名為餘丁使充鄉勇取其平素諸練易於管帶不致滋事又於城廂內

外練得團勇一千餘名鄉鎮各圖練得團丁一萬餘名日加訓練嫻熟技藝按期點驗操演分列等

次給賞並曉以大義使之各發天良故城鄉聲勢尚稱聯絡巡防亦屬嚴整其巡防經費並由保衛局勸捐開支報銷有案

十年夏四月知縣齊在鎔增巡防

時因江南各郡邑先後失守賊氛寢熾靖邑沿江各港與江南各口對渡不過十里八九里不等處處吃緊片刻不能疎懈齊侯在鎔會集水陸營員及城鄉紳董熟籌於各港口增設巡船二十三隻巡防董事管帶砲船二十六隻水師營管帶各官薪水兵勇口糧並由保衛局捐款開支報銷有案又於各港口添設壯勇各二三百名不等巡防口糧經費由各分局就近起捐開支不報銷

五月獲賊目勞萬青戮之
時江南賊勢猖獗齊侯在鎔札飭巡勇渡江哨探哨至申港乘夜潛毀賊卡斬首數級擒賊目勞萬青送縣戮之

秋七月知縣齊在鎔遣壯勇百人渡江助剿粵匪
時粵匪踞江陰日圖東竄江陰鄉民王元昌等舉義團練數見仗來乞濟師齊侯在鎔募壯勇百人及錢

九月知縣齊在鎔會同營員紳董帶兵勇攻復江陰
時賊眾大股攻吳興等處齊侯在鎔探知江陰賊情會同都司龔致福守備張廷揚及各紳董帶領兵勇併力攻克城池數日復陷

冬十月捐解江北糧臺添造砲船經費
時天六賊勢猖獗裏下河巡防吃緊江北糧臺至喬運憲松年札飭勸捐添造砲船經費靖邑派培培實銀二千兩如數清繳批解

十一月捐解江南糧臺接濟鎮營兵精
時賊匪肆撲鎮江官兵口

糧缺乏江南糧臺江憲清驥札飭捐米接濟每石照漕斛折價二千二百文隨繳運腳錢一百二十文靖邑共捐解米折制足錢二千三百二十文批解有案

十二月知縣齊在鎔會同徐委員於沿江一帶開濠

築壘並釘堵黃田港

時踞江陰賊匪颺言欲北渡

練大臣晏公端書札飭徐委員會同齊邑侯於沿江一帶開濠築壘以防北渡並飭督帶兵勇滾運

木石釘堵江陰黃田港口

十一年勸辦捐借

時江南北軍需緊急總辦籌餉局金憲札飭勸辦捐借以濟軍餉靖

邑共捐借實足制錢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九千二百九十九文齊侯在鎔自捐錢七百千文均經分別

解臺批迴有案

同治元年夏四月復起典捐

前奉蘇藩憲札飭起典

至十年四月止共捐解制足錢三千四百五十六千文茲復奉札飭辦典捐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

三年六月止共捐解制足錢一千一百二十千文統共捐解制足錢四千五百七十六千文批迴獎

叙有案

二年捐解滬營兵米

時滬營軍需緊急督辦捐輸局署常鎮道許憲道身飭辦米捐

以濟軍食齊侯在鎔會委勸辦共解過制足錢八千一百三十八千五百二十文又遵飭開支委員

鹽折局用公費錢二千五百二十六千九百八十文統共解支錢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千五百文批解

報銷有案

三年統捐軍需

二年十一月奉江甯布政使喬憲松年札飭勸捐淮滬鎮場等處兵米統

捐齊侯在鎔稟請求免未准續奉各憲節催遵辦
共實捐解庫平銀二千九百八十九兩八錢均有
批迴存案

四年遵辦金陵善後捐 齊侯在鎔奉爵閣督部堂會
公國藩札飭會委勸辦金陵

善後捐旋奉調任署縣事陳侯修齊接辦統
共批解庫平銀七千五百兩俱有批迴存案

光緒元年新建天生港砲臺 臺基座落天生港西劉
開盛段頂海圩其年共

買民田一百五十一畝二
分爲築臺札營演武之用

三年添建十圩港砲臺 臺基座落十圩港西徐積盛
段掛耳圩其年共買民田一

百七畝八分六釐西臺連前徐積盛段老砲臺一
律堅築完固按砲臺屯兵四營四年分裁去一營

今存三營按期操演洋
錦試放大砲軍威嚴整

復至 九月六日 年秋蝗有遺種至七年夏蝗復生閏
五月大雨連旬遂息八月初旬復有蝗自北

來食稻粟前 竹蔗葉殆盡逾二十日不
去早種之麥亦被食野外遺種尤多 八月己酉

朔日食

十年夏災惑人南斗十二月大雷電而 雷大雨雪

十一年夏彗星見薇垣右 光長數丈
月餘沒 六月戊午朔日

食秋長星見 微垣
數日沒

同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二年春二月鹹霜殺麥 苗盡萎葉
旁生半收

三年春夏大疫秋風潮歲 股

四年風雨不時禾稼損

五年春夏霪雨歲歉

七年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八年夏四月海市見

城池樓閣悉具頃刻沒

秋風

九年芝草生東城垣秋霪雨歲祲

十一年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十二年夏彗星見文昌內堦之間

旬餘沒

十三年九月太白犯月十二月熒惑守房

光緒元年春三月戊戌朔日食夏霪雨秋疫歲大祲

九年大旱

石米銀四兩殍載道

十年十二月雨水

看草木如劍戟麥盡死明年飢

十一年海嘯

平地水深丈餘漂沒民房無算溺死男婦千口

歲大祲

康熙元年六月十七日龍見西鄉大雨雹

是夜有黑龍從東北

來去地一二丈尾鬣鱗爪皆見經泰之嚴家港靖之朱東港大風拔樹捲屋界河有大橋長五丈餘飛墜三里外時水雹大雨如注一日夜不絕

三年四月彗星見西南七月彗星見東南

四年七月初三日大風潮

拔樹木毀房屋凡三日始息

六年旱飛蝗過境

七月十三夜飛蝗至西鄉永興團沿江一帶不傷禾止食蘆葉天

明盡渡江時百姓喜蝗不為災
歸功邑侯侯者謂鄭侯重也

七年三月白虹亘天

每日入白虹亘天凡十餘日乃息

六月十七夜

地震

屋瓦皆動

十八年大旱歲祲

知縣胡必蕃賑濟飢民記歲己未大旱年穀不登
江南諸郡邑皆以旱告撫憲慕公繪圖入告既
邀議

命庚申春又特疏動支正供銀三十萬兩諭郡縣
鄉城建廠設糜大為賑濟且親莅焉飢民全活者
不下數百萬以視韓昌黎之奏罷稅課富鄭公之
賑救青州古今聖賢後先一轍也獨靖邑先因畧
篆報災逾限遂不得其沐

五年風潮

七年風潮

十二年風潮

十四年旱孤山崩東北角

十六年夏旱秋潮冬大雪

深三尺冰堅尺許橙橘皆死

歲祲

十八年旱九月十二日地震

正德元年旱歲祲

二年風潮

三年風潮旱

五年夏霖雨五月十八日風潮凡境內笙竹紫竹生花結實盡死歲

大祲

六年春夏大疫民有滅秋七月風潮有大魚見於南

洪渡船早發望南洪有物如山長百丈許自西而東良久始知其為魚鬚占者以為兵象次年流

寇至

知縣殷雲霄水災詩斷荇飄蓬挂樹梢水痕深沒石塘凹潮連野郭蛙生竈浪捲茅茨燕失巢橫道死亡於我愧隔江啼哭是誰拋丹青仔細圖真象歸獻君王涕淚饒

八年風潮

九年夏旱秋潮歲祲

十年秋霖雨風潮

十四年正月地震有聲聞之如雷廬舍皆動搖

十五年夏風潮

嘉靖元年春三月有海獸如羊登孤山居民逐之至江入水中

秋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潮漲如海三日邑宇崩

漂沒死者數萬故老相傳謂歲大祲

二年飢人相食七月瀾港有虎自江南浮至

三年二月地震

五年五星聚營室二月霖雨民廬多傾塌竹節生花

大如豆形如冬月朱氏盥盆水冰成花
其花透起如牡丹狀
人面色亦肖者三日

七年夏蝗十月地震二十五日白虹亘天

八年六月蝗自西北來蔽天禾田八月十九日夜大

雨平地水二十三日大風江涸西風走沙石江中

取江中物固顧江岸如山少焉水漲多有不及岸而死者

九年三月蝗捕蝗遺種甚多

十年蝗

十一年蝗來自西北蔽天所集竹樹豆秋潮西沙有

虎自江北來鄉人荷鋤向之虎不為動人亦莫敢逼迨夜虎至邑西南長安寺馬遇之最懼不前
數日忽不見

十二年夏蝗秋潮災

十四年夏旱秋大潮民艱食餓

十五年四月雨雹積寸許桑麻麥俱死

十六年風潮霖雨

十八年風潮

十九年龍壞民居捲于婆港顧蝗至三日去時林侯

縣尉奇橙禱于社三日蝗盡去

王洪遣蝗歌贈朱古沙有序林鐵齋尹靖江蝗至躬禱孤山古沙屬官率鄉之父老禱於社三日而蝗盡去作歌識顛未用徵天人之應云民之災蝗中至壬午月庚子歲雷聲轟轟撼江國北風雨捲雲隨翅須臾屯集畝間百萬狂兵橫壓地青苗綠豆鬪纖纖忽為戈矛斬生意華葉靈根轉眼空縱或餘存亦憔悴田夫斫哭相向擊鼓鳴鑼走如沸捕獲無方縣官苦籲告皇天奔屬吏七日齋三日祭心與神明日相對感動皇天轉禍機一夜無踪竟何去蝗虫去莫向鄰疆復為崇江空海潤有清波好為乾坤洗餘厲

二十一年夏旱蝗

劉南學詩云五斗糠粃三尺布一挑河水五文錢

二十二年夏旱秋潮

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甘露降

柏枝獨屋夏旱

二十四年大旱

二十五年大旱歲祲

木價三倍

二十六年麥秀兩歧

二十八年十二月夜江隄神燈見

邑民朱承恩兄弟因所居地坍逼江

募力士四千築隄連東開沙以退潮勢禱於江神數口傍晚時眾望君山一燈大如斗俄分為數百燈滿江皆紅飛集壩所眾皆驚走有跌傷者數年遂漲兩岸相接成疇

三十年九月地震

三十一年風潮

三十七年自夏迄秋霖雨

始生馬蝗

三十八年三月甘露降

三十九年霍雨自六月迄重陽九月孤山北面崩仙洞閉

四十年五月風潮九月復風潮

四十一年芝草生

四十三年龍見孤山西頭角皆見捲去民居數十間移石井欄過港

四十四年春正月雷大雪木冰

四十五年春二月嚴寒傷人六月大雨三晝夜

隆慶三年六月朔潮漲閏六月潮大漲潮勢如洋漂民居無算溺

死者萬餘口七月望大雨凡三寸平地水深五尺石穀皆死歲大禳

四年地生青虫形如蠶食禾苗俱盡

萬曆元年七月風潮六月地震十一月地震

九年彗星長竟天彗星見尾分指東南初昏長二尺許夜半其長竟天八月望

大風潮人民淹死東沙尤多

十年七月風潮八月地震歲大禳

十五年七月霍雨風潮禾皆生耳稼不登歲大禳

十六年五六月大旱

十七年五六月大疫

十九年七月風潮

二十年八月雨雹傷稼

二十三年大水歲祲

二十四年大水歲祲

二十五年霪雨麥不登

二十六年十二月地震

二十九年春霪雨自二月迄四月乃止麥盡傷 秋八月霪雨早禾傷

歲大祲

三十六年四五月霪雨江南田中行舟秋杪水始退靖邑歉收

三十八年地震自西而東

三十九年五六月霪雨

四十一年五月霪雨孤山東北角崩內有陶正五山僧持獻儲庫

四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飛蝗入境蝗從西北來蔽天所集竹蘆青

草立盡不傷稼十二月初五日辰巳間日暈生耳白虹竟

天日傍有數黑子摩盪

四十五年二月蝗生趙侯應旃單騎下鄉率農捕蝗掘遺種得九十石解郡餘皆燔

之五月二十九日飛蝗入境從西北來蔽天集地厚尺許有兩龍自西

南下震風大作八月風潮江濱禾稼傷

一時捲蝗盡去知縣趙應旃憂蝗七律妖蝗底事勢猖狂鼓翅翻扇向此方作隊幾層亭午暗集郊盈尺眾芳戕西

成欲斷三秋望南畝空擔積歲忙搔首仰天徒浩嘆不知何計轉休祥

邑人朱家楫捕蝗七絕一奚一騎下江鄉為捕遺蝗蚤夜忙履畝盡搜九十石逢年應獲萬斯箱

又五月晦日蝗來蔽天有兩龍降風捲立盡作七絕雙龍並下冷風颭解却江城萬戶愁蔽日飛蝗

銷半晷盈疇禾黍茂三秋

四十六年春大雨傷麥九月二十六日晚白氣見東南

半月而滅尋有星孛於東方漸移而北光長數丈直亘天中

天啟元年夏五月有巨楠浮於江時塔將成取作塔心

二年九月九日大霧十二月二十二日地震有聲屋瓦

皆動

四年二月十一日大星見如蛋自北移東沒夏四月霖雨五月

月十九日霖雨五晝夜江漲江濱民居漂沒六月異星晝見

去日僅尺歲大稔有光動搖

邑人朱家棟歲荒吟子邑僻在江之許來牟便是養生主秋成有米辦官糧男婚女嫁經營苦貧家

尚欲贖冬衣債主登門誰敢忤那有贏餘備歲凶那敢浪費安環堵去年收麥雨正來大麥紅腐不堪

堪煮小麥刈來積場邊茁茁芽長青尺許早收在困如火蒸化為小蝶飛栩栩婦子辛勤磨作糜不堪

堪下喉還復吐入梅喜得天晴明無端旱魃苦相侵先蒔禾苗盡枯死原田無水難下耕一晴六十

有餘日潮涸溝乾田龜裂猶幸秋來天降霖死苗根下又抽新竭力肩水兼耘畝收三斛少奇零辦得官稅還得債家中能有幾何存歲盡糧亦盡元旦乏晨殮二月三月益艱難時炊野菜不去根

若个出來無菜色若个臉上精神滿眼望四月
 有麥可撩青清明下雨愁我心十日天陰麥盡瘟
 一到麥秋時滂沱日夜傾高田似太湖低田似洞
 庭麥穗澇水中一如荇與蓴去年麥少今更甚况
 無宿米度朝昏旱魃已慣來蒔秧復作青黃白叩
 上天上天不做聲海若大震怒糾合颶母翻乾坤
 狂濤接天高澤雨如盆太華可崩摧兩間黑冥
 冥東鄰西舍一齊沒極力叫喊誰與聞明朝風力
 滅海潮亦稍平浮屍高下來隨趁鯨鯢浪打無休
 有巢棲高樹巔也有腰繫綠楊邊雨淋浪打無休
 息懸絲一命殊可憐潮退泥中覓餘糧那得星星
 燧火燃露處婦子哭哀哀落濤滾滾聲磅湃高陵
 深谷一朝變豈止田成汗萊旁有耳禾長人人
 慶有生月半一潮淹得絕更有蝗蝻來啖吞薨薨
 蔽天飛集下草不遺三災并一年愁殺周餘黎壯
 者散四方老弱填溝渠惡少潢池學弄兵江洋一
 夥千餘人鄉村夜夜炮鼓鳴國門之外使橫行還
 說攻城并畧地不做落草小強人羨婦恤其絳爾

我可寒心隆慶之間亦有潮此時稻猶未作苞雖
 曰荒時荒不盡那若今年一望焦彼時官府體面
 好帶得災民控當道官民一時涕淚哀當道馳章
 上帝臺捐租發賑下恩詔萬姓鼓舞歡如雷如今
 官府憂國貧不管百姓死與生催科稱最是盡職
 誰於拊字肯留神我聞食為民天國依於民竭澤
 而漁反裘負薪古人有是言三復當自醒
 又海潮吟幾夜江風吹海立掀翻地軸天柱泐陰
 雲四合黑沈沈萬虎怒吼礮驅石降雨如注晝夜
 傾平地波濤一千尺高原盡作鯨鯢宮鼉鼉鼓舞
 為窟宅舩艘百尺高我顛舞洪流何底極東村
 西舍一時沒恍如天地未開闢明朝風減潮半落
 始見浮尸漂南北老弱十難一箇存壯丁抱樹哀
 哭泣困倉盡數輸波臣焉得勺米來作食千家野
 哭鬼夜喙陰燐熒熒隨哀濤下民何辜天降滔欲
 控君門萬里遙安得漢廷汲公憲矯詔發粟賑我曹

五年正月上旬大霧凡八日三四月霖雨六月初四日

天鼓鳴逾月不雨七月二十六日太白經天八月

二十三日天鼓鳴

六年正月雪大雷電四月初八日天鼓鳴六月閏六

月大旱七月朔大風雨拔木江漲濱江田皆壞十二月

二十八日木冰歲大祲

知縣葉柱國救荒記余南服之士也去吳中不啻
萬里風土謠俗十不得其一二既謁選得常之靖
江夫不習其俗而以意為張弛將無擾其民意欲
上書求去時選人功令肅度不可得遂束裝赴任
所比視事其民稱醅其事稱簡其輸將稱及時則
又私喜地與令相得可幸無大過也間有逋負煩

勾稽者西鄙地斥殖燥濕不時鮮樂歲余得而陰
寬其賦役焉天啟丙寅七月朔大風自東北起怒
號震地屋瓦皆飛台拱之木立仆江水遂大漲百
里之邑城堞樓櫓若屋宮悉顛沒於驚濤巨浸中
余怖甚問左右曰傷人乎曰生斯習斯無傷也傷
稼乎曰邑宜稻稻宜水且益沃耳凡八日夜水乃
退號泣而訴者數千人曰廬舍漂覆者十且九老
穉死傷者無算禾黍糜爛無高下別民無食矣不
旬月當盡死余左右之不可盡信類如此余乃重
扶夫妾對者急列狀上當道大中丞李公特疏請
卹蒙俞旨下部大司農靖孤陋無為居間者竟不
得請三越月民食果盡剝榆皮而糜之榆皮盡及
野菜野菜盡及麥蕒有易名姓丐於四方者有相
率赴溝壑死者有闔戶自經死者有斬木揭竿號
諸途且充斥郭門矣當是時視庾無三日粟視帑
無餘金可從便宜曰嗟乎疇為民牧乃立而視其
死與將解綬去縉紳先生黃公范公急詣余曰使
君去民益不保創極而後圖之晚也請各出百金

為賑先里中予簡橐中俸得若干金於是勸告各耐金至郡伯監司直指各蠲俸一先後至乃買數十艘遡上游告糴絡繹相繼無虛日凡十里為次誣於眾監者二人執量執爨者十人向晨遠近畢集則計口而授之粟瘦者糜之病者藥之殮者槨而埋之二三僚吏時伺其奸詭明年四月麥稍秋乃止至是邑之父老子弟舉手相勞曰上天降罰微子大夫無子遺焉願子弟大夫久此而長子孫余曰嗟乎昔太公令灌壇而風雨息劉晏為歲雖儉民不告飢茲者令實不德以致此也又無備焉而猶以為功無乃不可父老曰否昔者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豈上失其術也與哉劉晏之治荒也豐凶半而備之有常故易給也使君政教未久而大凶匝一邑問左無簞石儲足備緩急即十劉晏且奈之何矣予曰嗟乎務本力穡之國三年九年之蓄無有存者何也豈利未盡興而害未盡去與自古足國之道莫若管子其術莫詳於度地今也水官不備四害不除而催科之政日以煩郡邑奸胥復

能倒持其盈縮而急之管子所謂以一民養四主即海若效順未見其足於用也君子之於民也好務是招而惡務是去仔肩自上而民從之耳余未能有行焉之死而致生之實惟諸君子是賴而乃推功於令諸君子樹德將益茲令則其誰欺焉於是表之棹楔復伐石而紀其事傳諸永久以見功過之有在或者有所風勵云是役也官其地而施俸緩者中丞李公待問直指王公瑛兵憲周公頌郡伯曾公樓司李劉公興秀鄉大夫始其事者黃公卷范公世楨貧不能賑而從容經略其間者朱公家棟相繼協賑者若紳士上舍庠彥暨父老各輕重有差不能悉另詳左方佐余經理及施俸者丞何公國瑛簿楊公鳴鳳尉梁公思義治兵守備古公道行皆得備書

七年正月朔天鼓鳴日三晝晦樹雨兼旬民食樹皮

二十一日風雨震電雨雪翌日臭霧四塞十一月

大風數日江涸如帶

崇禎二年自九月至十一月不雨

三年春不雨麥八月霪雨苗不實

六年正月朔縣署卷室火東西科檔案俱焚六月二十五日

大風雨江漲淹死人畜漂沒歲六禮盧舍不可勝計

七年四月初七日大雷電以風大雨雹黑雲起東北

須臾雹下如石堆尺許有大如升斗者二麥壞屋瓦皆碎

八年春久雨夏不雨

十年元旦日有食之五月旱六月龍見華嚴庵捲草舍數

楹雨降自秋徂冬至次年春杪旦晚赤氣彌天色月

亦頽

邑人劉士鯤喜雨詩并有序丁丑仲夏亢旱為愁

陳侯虔禱甘霖立應小吟志頌頻年皆苦旱每禱

必為霖何以祈元貺無非持素心雷霆供綵筆山

水奏瑤琴沽酒爭相勞吾君德澤深列宿無箕

畢長天有蛩螭土龍能致雨石燕自翔風政簡

生清潤心閑滌蘊隆為霖應是兆不獨慶年豐

十一年四月大風五日損六月大旱八月雨粟形如青黃

麥間有米蝗入境從西北來有聲如烈風蔽天漫

亦黃色野食禾荳竹木葉俱盡陳侯函

輝素衣徒步號泣拜禱購捕不能絕九月空中有

捕蝗四百餘石每石給錢三百文食初生十月

聲如潮旬冬燠旦晚赤氣彌天蝻生麥苗

三十三日五龍見不雨

知縣陳函輝和憫蝗并小引靖僻處荒島外十稔
 而九稔自輝下車邀天之靈民始連歲歌墉衛今
 茲戊寅夏亢旱聞天子以漕艘稽遣使禱海神俄
 報海水漲溢小邑復病潦誼哭袂圖靡叩闕而請
 命不謂仲秋五之日蝗自北入陰沙界搶攘絡繹
 綿亘百餘里分其半介而疾風過灌壇如昆陽逐
 猛獸瓦屋皆震白日晝昏元蛟人立杖叟緯發野
 哭之聲沸鼎輝履及寢門拊膺籲帝願以六尺委
 壑三尸為小民贖寸土嗟乎黑風乍轉青野已枯
 恐江南自此有介孽矣詰朝同社鄭雪子李端木
 作詩記變輝倚韻垂涕和之焉 春疇慎農事徵
 禱中也尚冀有心者其憫之焉 春疇慎農事徵
 詩奏葭苗曠瘠古所戒荏苒歷初吉亦欲希陶令
 公田每種秬瘠瘠土與願違耕鑿未遑悉十年九
 儉下車詢苦疾太息道州詠守官聽詞黜幽之警
 螽斯唐之戒蟋蟀牧圉豈苟然肩負求良匹今歲

愆雨暘澤恒屢幽屋金氣乍司令狂飈肆溱溱如
 將百萬兵其勢何奔軼肅肅介而羽殺氛鄣赤日
 鉦鼓動地鳴甲光奪鎌銓逃爾將焉之藏奸莫殫
 詰頭目挾金距脅從互相率干家野哭聲婦子魄
 驟失哀哉此子遺俄頃困藿蒺末繇借炎火安冀
 歌墉衛天綱不可張刑法無乃密外災宋亦書奇
 疹煩史筆逆則召戈鏃凶乃甘鑊鑽願將剖腹藏
 靡能嗔日叱嗟嗟蛋人鄉實圭而門華旱魃助孽
 虫賦稅安自出隴荒京兆肝春乏侍御七暴風經
 灌壇江水起溢溢蝨賊自天降其敢忘國恤民方
 艱一飽靡膂念芬飶大軍兆凶年瘡痍聲唧唧投
 昇籲有昊下土望陰隲驚心徹四郊繆力追竄逸
 倘留寒谷黍何啻吹暖律蠶食餘幾何所冀沸再
 穉一莖亦血膏片餉殘遞驛露坐公沙躬星駐何
 厥術兩者均失據拊膺徒隕慄牟密與西陽禳感
 功則一善言熒惑退盛事聞吞蛭安得流民圖少
 蘇百里室填剗血已枯臣罪慚委贖

蝗詩紀異併小引戊寅秋仲五日蝗自西北來羣
 飛蔽空江外令叩天哀籲遂隨風散佚後乎此者
 未可料也鄭雪子學博有詩紀異依韻和之春
 秋十月蝻災紀應則未宵雅詛四蟲饗名舊鼎沸
 生殺惟天行厥明在貪蔽或言魚卵化共駭介蟲
 至曾傳幻作蝶何當聚如蟻毒腸本善飢原隰俄
 伐翠轟轟隨戰輦一望杳無際此孽踰兵火所過
 必破碎詎惟田畷愁婦子爭含淚吾讀五行傳刑
 虐感吳帝身赤為儒紳領赤乃武衛私種入西園
 何以藥民瘵不聞飛墜海早見穴出地獨有上苑
 吞愛民忘肝肺九江散不集外黃豐不瘁鄆縣特
 過驛茂陵亦返轡安得明星屋坐消百六氣嗟此
 黑子邦連哆鳴昭賜嚴雪自何來瓜瓠將焉避似
 聞福椽言不驅先白去令也奮躡踪誓願釐窳弊
 穎川未下鳳中牟難狎雉行縣少督郵膏雨曷不
 注鞭空遁黠螭奔陌喘渴驥猶盼秋雨來四郊鋪
 禾穗雖非德勝妖討捕更不易若或留須臾尚忍
 說撫字不憶永興年食國三十二責詎償已飢災

敢幸他被所 愧痾瘵身猶作催科吏未賦上
 林頌終恥石 壕句却煩梵字書用志蟲災異
 後憫蝗併小 引仲秋乙未蝗蔽天自縣治退飛赴
 海江南邑告 災無虛日聞陰沙北接淮南綿亘百
 餘里輝出牧 彈丸地野止青草惴惴焉懼其復蠶
 食於我土以 初九踏災宿孤山古廟中果見介而
 馳頤刻都盡 青如霧如烽火夜舉有聲颯颯所屯
 燈作詩以告 哀明神焉 救荒策無奇陰雨迨之
 未如何海一 隅蝸蟻亦羹沸有介災斯書無厭德
 乃蔽埃人訛 舉烽邊境寇又至北溟非徒鯤南柯
 倏屯蟻大壑 屢出雲孤峯乃掃翠哀寡婦鄉瀾
 空杳無際聲 吸干村糗私傾百行淚所冀天聽卑
 因鬼一叩帝 既剝民膏髓誰留國榮衛瘡痍尚未
 起重遭此沈 瘵臣罪倘當謬願以腦塗地復匪見
 天心屯無斲 地肺蹇蹇夙夜躬敢貽國殄瘁請揮
 武陵戈時挽 弘農轡為霸覽鳳輝非嚴歛蓬氣一
 命苟濟物三 年將拜賜昆蟲豈無知而與賢者避

孝邱招不來直掾驅不去生滅關五行雨冬蟄法先
 弊泮樵音懷梟墻桑响警雉補天賴再造豈其付
 孤注干畝忍料民百里興展驥慚無一莖草尚說
 兩歧穗茹茶一何苦畜苴良不易武其咏過劉恩
 且停孳字豈不欲先慈蠱毒落第二願以蕩寇旌
 一廣招賢被富民詎濫侯監酒先鋤吏慚予田祖
 章敬爾臣工句安得
 大有書嘉禾終紀異

捕蝗代禱不得已也作詩涕垂以憤閣筆聞道長
 平被坑卒四十萬人同日死子嬰繫頸灞上降劍
 芒先斬白帝子秦為無道毒百姓圖書一炬無片
 紙侏儒喘喘臨其穴蝗之害民有如此我聞佛氏
 憫眾生宣慈一蟲與一蟻肢體割絕奉闡提歌利
 恬然頽無泚赤眉掘塚仙芝春嬰兒貫糊供歡喜
 流寇方今擁豫襄赤子虞劉再見矣介孽如蠶食
 一方束手待斃吾所恥三步一拜偶隨風三日再
 來頑不禮毅然怒髮上指冠修我戈予整其旅立
 懸賞格募壯夫朱亥鐵錐魯連矢火攻夜燒博望

屯水丘書據壽春壘我陵我池我泉阿侯主侯
 侯疆以斗北連天振鼓鞞江南半壁揮馬箠鹽官
 乍化武陵魚福掾旋驚中牟雉梧桐食鳳肯下栖
 桑椹懷梟且東徙田祖揚旗昇丙丁營軍挾纊消
 庚癸願祈入蜡珍四蟲頓使三農還六
 相亡秦者胡豈在邊以德消弭實至理
 舟中見雨急感咏錫鼓村村鬧蠶旗陣陣雄聞隨
 御史雨原借大王風儉國偏豐罰凶年恐伏戎寄
 元何必咏涕
 淚為民窮

十二年三月螭空購五月旱傷十一月大雷雨

十三年春三月蝗捕自五月至七月不雨

禱於途靡秋八月蝗入境從西北來蔽天漫野路
 神不舉鄉無收民飢者餓殍載道十一月十二更餘赤

氣彌天

十四年春正月十七日大雪木冰

十七年六月朔日有食之

國朝順治五年夏六月十九日龍見西鄉

孫邑論汧如筆記城西二十里許飛龍自西北來
 去地約二丈餘有老農牧牛於溪之北陂不覺空
 舉立於溪南牛鬣草如故頃旋風大作駭見龍青
 綠色其首矯舉濃雲之內不可識辨鱗如蕉扇片
 片怒起爪尾稍一掉動風雲俱從鱗甲中掀出雜
 雨點大如拳田間豆苗十餘畝盡捲入空不落一
 葉經過一庵時眾僧課經倏失二僧所在追
 尋數十里杳無踪跡似隨龍風捲入海矣

六年海嘯傷禾稼民飢

九年大旱

石米銀四兩 殍載載道

十年十二月雨冰

着草木小如劍戟 麥盡死明年飢

十一年海嘯

平地水深丈餘漂沒民房無算溺死男婦千口

歲大稔

康熙元年六月十七日龍見西鄉大雨雹

是夜有黑龍從東北

來去地一二丈尾鬣鱗爪皆見經泰之嚴家港靖
 之朱東港大風拔樹松搶屋界河有大橋長五丈餘
 飛墜三里外時水雹六人
 雨如注一日夜不絕

三年四月彗星見西南七月彗星見東南

四年七月初三日大風潮

拔樹木毀房屋 凡三日夜始息

六年旱飛蝗過境

七月十三夜飛蝗至西鄉永興團 沿江一帶不傷禾稼止食蘆葉天

明盡渡江時百姓喜望不為災
歸功邑侯邑侯者謂鄭侯重也

七年三月白虹亘天 每日入白虹亘天 六月十七夜

地震 屋瓦皆動

十八年大旱歲稔 知縣胡必蕃延集城鄉紳董朱鳳

煮粥賑飢 全活無算

知縣胡必蕃賑濟飢民記歲己未大旱年穀不登
江南諸郡邑皆以旱荒告撫憲慕公繪圖入告既

邀議蠲之 命庚申春又特疏動支正供銀三十萬兩諭郡縣
鄉城建廠設糜大為賑濟且親莅焉飢民全活者

不下數百萬以視韓昌黎之奏罷稅課富鄭公之
賑救青州古今聖賢後先一轍也獨靖邑先因署

皇仁嗟此江外遺黎忍視其填溝壑而不救乎余
以去秋來令茲土私念旱荒所由實緣灌溉無藉
由是疏濬團河為靖民培未然之防而目前之凋
瘵尤為係心也乃集邑之鄉大夫及博士弟子員
與里民之好善者籌畫商度量力捐輸作廠於城
東塔寺煮粥濟飢撥練達耆老勤慎胥役管攝薪
米余每日臨廠躬親驗視恐役人不謹或竊取米
麥及生熟不一皆能傷人余必先嘗之而後分哺
且令飢人就食者不以為恥老幼男婦日不下二
千餘人而外邑聞風至者半之自三月至四月計
用米麥三百五十石火薪四萬斤全活飢民共三
千餘名口骨立垂斃之眾貿貿然來就哺者旬日
漸有起色且能養餘力以待耕作因諭之曰麥將
熟矣歸而盡力南畝他邑之民欲渡江歸者復為
令誠舟子曰慎無索飢民錢渡人勝於渡蟻有
爾自受之咸稽首若崩角而去是役也壺殮不
側然翳桑者鄉大夫之澤也力捐膏火以佐竈烟
者都人士之仁也酌量筐篚約省釜鍾者良百姓

之行也至於歡然首倡不憚煩劇樂善不倦者則
紳衿朱鳳台盛彰盛彥黃甲諸君子領袖之功居
多焉嗣是雨暘時若蓄積有資旱不能災水不能
溢靖之民家給人足陳陳相因余尤願其崇儉抑
奢敦本務實以無忘今日之
艱難焉此則余之深望也夫

雍正十年七月十七日颶風歷一晝夜潮大漲沿江田禾淹沒無算

歲祲

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大雨雹大者圓徑三四尺小者徑尺樹木毀折屋瓦皆

碎行人途斃者甚眾時有火龍四五由西北趨東南須臾雹止

乾隆五年秋無禾白

六年七月江水泛溢時邑有陸姓者道經太湖水陡涸比歸計水涸之時正靖邑水

溢之時也

八年夏飛蝗過境蝗集民家竹林食葉殆盡禾稼不損時楊侯逢泰令靖人以爲德政

所感

十年八月飛蝗過境蝗自西北來食草不食五穀是年與八年雖有蝗而不爲害

十三年三月龍見大雨雹是月旭日中忽黑雲密布自西南趨東北乃見一龍

長數丈蜿蜒翔舞紅光四射後隨一巨鼉背若有所負經過處人雨雹永慶團一帶麥盡損室廬亦多壞者

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味爽地震屋瓦有聲

十九年江涸時江水忽涸食頃復舊適艤舟於鵝鼻嘴下者遙望水涸處有石根自南至北

迤邐起伏始知江陰諸山與孤山之址本聯屬云

二十年夏秋霍亂兩疫麥盡死禾豆不登斗米三百餘錢麥豆價稱是貧民始食糠粃

繼食草根樹皮石粉病疫者甚眾

二十一年春大疫死者比戶棺槨不能遍給疫氣至秋始息

二十四年芝草生東鄉朱嘉櫻竹園中生數莖色赤有微馨朱乃移置盆中

二十五年冬嚴寒多竹樹死

二十六年秋龍見東江口龍潭港居民見有龍白雲霧中垂首而下兩爪騰拏

作戰鬪勢鱗甲翕張吸江水如白練千縷是年夏茶庵殿旁有龍下雖鱗甲宛然要末若此之歷歷可辨者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未時地震墻屋撼動逾刻始定

三十一年八月飛蝗過境自北方來驟如風雨不傷禾稼

三十六年秋七月初四日大風雨江湖暴漲淹沒田禾是夕地震

夕地震

三十九年飛蝗過境自西北來白晝蔽天飛墜江盡死不傷禾稼

四十年飛蝗過境自北來逾境不為害秋稔

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大風雨歷三潮漲平地水深數尺廬舍

倒塌弱死者無算歲大稔

四十七年春雨雪嚴寒隕霜殺麥已盡死旋於根芟茁細芽秀實逾望麥半熟

五十年夏秋大旱

濱江麥禾頗稔鄰商雲集米價騰貴

五十一年秋大稔

是年春斗米六百文至秋穀價驟減三之一

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大雪

凡三日積三尺餘簷際水柱垂至四五尺

嘉慶七年大疫

症曰出麻幼兒病十之七尼菴內塑神為病家祈禱郭侯元照設齋

醮於邑廟數日以麻神送之江中疫遂止

八年夏飛蝗過境

自西北來不傷禾稼

九年夏霍雨

凡七日夜各處有搶米事秋稔

十七年七月彗星見西南方

入天市垣兩月始滅明年秋京師有教匪林清

亂之

十九年夏大旱歲禱

道光三年七月初三日江湖泛溢

淹傷田禾歲大禱

十一年夏霖雨

凡十數日歲大禱八月流民至

河決馬彭灣揚州府

屬流民過境日二三千人不等流離之慘不勝縷述邑侯延諸紳士資送出境大口給錢十六文小

口半之歲邑賴以獲安邑增生潘泉作流民記以誌其事

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大風雨

傷田禾歲禱

十六年秋飛蝗入境

不傷禾稼一冬無雪蝻子已生

雪中商以微雪始絕其種

十八年七月朔日食

二十年夏雷雨

二十一年冬六雨凡光八日

二十二年七月江上神燈見擊退夷船之明日鄉勇防堵江上二更時見無

或神燈遠江堤來往舟見烏紗緋衣之神立空中

以岸大葉樹生栢葉城鄉棗樹皆生栢十月桃杏

華

二十三年十一月冬至大雨震電

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初更地大震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五更地震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大風雨江潮泛溢漂沒廬舍淹斃男婦

無歲祲九月流民至時鹽城遭河決之患流民過境日千餘人自九月至十月

增生潘泉倪象賢奉賈侯益謙札以賑局捐錢給資具舟送之

二十九年夏霪雨凡二旬餘高低田禾澇盡

三十年正月朔日食麥秀兩歧

咸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初更地大震

三年三月初七夜地大震屋瓦皆動初八日午時復

震十七夜地復大震八月長星見西北方凡十一日初見

時形如箭長丈許更深漸西移不見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亥時地震翌日寅時地復震

五年六月太白晝見十月十一日亥時地震十一月

十四日白虹亘天

去日下二尺許橫亘東西

六年夏大旱六月十九夜天鼓鳴七月初八亥時大

星隕

星大如月自西南流於東北墜地初九日欽差大臣向公榮在丹陽營病卒

十六

夜微雪

十七日侵晨西門弔橋有雪迹

二十九日蝗自西北來

先是

六月二十八日侵晨七月十七日亥刻俱有蝗來自西北飛向東南而去是日以風捲遺落食稻粟

雜豆及江灘蘆葉殆盡

歲大祲

七年七月大風潮漲

是月望後東北風五日八月蝗潮大漲沿江禾苗殆盡

八月蝗

二年夏旱秋潮災太白晝見飛蝗過境

不傷稼是年裏下河及東

省蝗災十月十一月留養難民口給春乃去其後至及散處鄉鎮者酌給

錢米遣回播種

三年夏四月不雨十九日雨雹

自孤山口迤邐

至

二里不等五月二十三日大風雨

拔木壞垣無算

飛蝗過境

月二十六日起至六七秋蝻生

逐日錢付

買按

未始盡冬大雪

四年夏飛蝗過境

不傷稼所止食草根蘆葉而已秋七

半月淨盡九月八日雨雹

靖江縣志卷九

藝文志

立言當三不朽之一昔之作者或羽翼經傳
或蒐羅典實卓卓可傳下至詞流專集藝士
方書苟足以闡發前人沾溉後學亦有不可
廢者邑自元明以來作者代興其詩文不能
悉列於篇則僅志其目以爲異日考稽之助
焉志藝文

書籍

蘇詩集元

元

小齋集 劉

滄洲集 珉

明

雪江集 朱

明泰興朱巡撫一馮雪江集序革除之際於時事
為變而於皇祚不失為常蓋失非秦鹿得類楚弓
以故諸君子處此各成其是不相為謀夫其識天
命之所歸從龍夾日身名俱泰即以為方古王魏何
異焉爰有肩負綱常怡甘鼎鑊周之頑民商之義
士與若乃飄樹堯天商芝漢禩迹存乎石隱志凜
夫歲寒斯亦明哲之軌而不一之操也先長史公
與茅大方先生齊名並受知高皇迨文皇登極茅

先生此以不屈沉九族而公伏田間屢詔不起以終
其身此與茅先生異乎哉其志有足悲者計是時
王步雖改龜鼎不遷吾食猶周粟而後雪言上不
亦可乎文皇雅欲大用公而心知其不可奪竟許
還山君與臣可謂兩得之已設起茅先生於今日
尚不欲以授命之節黜與運之功又安得以鳳靡
之芳薄鴻冥之逸茅先生與公死生不同同歸於
是者也公沒距今二百餘年其大節載郡邑各乘
按經籍部有雪江集如千卷而覓刻本不可得僅
抄本間藏一二舊家是集出兄手授殘蠹與亥豕
幾半某小子謹受五校讐以付諸梓讀是集者因
公之文可以想見公之為人凡我宗裔步武前徽
尚有誦法而興起焉者若其文之必
傳於後世非小子所敢侈口僭評也

四書詩經忠告 朱得之

蘇批孟子補 朱得之

清江縣志 卷九 書籍

得之自序天之繫星漢山之尚草木烟雲水之承
風至文也夫人而欲知之也必由親夫達觀先覺
者以發之孟子傳道述德之言其文至矣顧其運
規矩於無形妙方圓於莫尚後死者不有濂雒關
閩之領悟而有董賈韓歐之摹寫豈能驟而窺耶
老泉絕世俗退居山野肆力於文章者數年而後
得其所謂規矩方圓之跡而評點以表識之豈非
達觀先覺之所在而學文者所當親乎此子瞻必
賴是而悟文機也或乃病其援吾孟子入於文辭
之流冥其明道之意也噫程子不曰得於辭不達
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誠
有得於文之操縱抑揚卷舒和燥緩急續絕子奪
隱顯起伏開合往來感應頓挫奔逸之情則亦可
以見夫道之行於天地之間之象也奚必順理而
成章經天緯地而後可謂之文哉若夫由辭以得
意則固存乎人而已余時方謀梓傳遂書此釋以得
疑者之

老子通義 朱得之

得之自序道本自然天顯其機人體其撰故人者
天地之心道之都也人之於世順自然以為行法
天也明道也無古今之異也異今於古違天也失
道也日月之經四時之運古今異乎不異也何獨至於人而
山峙鳥韻花香古今異乎不異也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然而人亦有不異者嬰兒之寢食赤子之慕
父母是也人而異者智鑿之也習蔽之也非其自
然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
氣機而理其緒則云爾也而均之歸於自然也通
義之作由自然而通其心之所安也大凡會義不
出於自然者非其指也至矣哉老子之仁也憫世
之漓欲人反樸而還淳非契自然之道不能也故
諄諄焉以發斯義其望繼至者懇懇也彼致喙以
疵其辭者未達太虛之體未察自然之用者也自
然則神不勞自然則物不忤人亦何憚而不為乎
茲簡也曩刻而剝矣猶子正初學孔孟而再刻此

信孔孟之學不外於自然也而此籍足以翼之也
噫世有外於自然而可以為道者乎世有外於自
然而可以為事為物者乎虛心曠視幾當躍然

莊子通義

朱得之

得之自序宇宙無涯乾坤無朕貿貿焉羣生相禪
於無窮不有消古先覺察其主張綱維之物而示
之人則最靈之賦參贊之能滔滔醉夢而莫知其
形之弗踐之可耻也莊子樂天憫世之徒學繼老
列嘗與魯哀公論儒道公謂國無其方郭子元稱
其文為百家之冠厥有指矣或乃以其命辭跌宕
設喻奇險遂謂其荒唐謬悠與詩書平易中常者
異而擯黜於儒門不知其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
即其發微唱幽尚真耻跡之多方蓋道德優裕之
後用易而藏其用肆其才而游於藝於以寓其順
世開迷之心者也然則詩書固經世之準而三子
則立命之方立命達於人人經世存乎一遇安得

守此而棄彼乎是故求文辭於先秦之前莊子而
已求道德於三代之季莊子而已易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欲見天地之心者必不忽莊子好古畜德
者必不訝莊子是用通其義而托諸梓祈與若人
者其答莊子之賜

列子通義

朱得之

序逸

正蒙通義

杜律闡義

心經注

鍊宵匣參元三語

以上並前八

心印錄

朱大中

愚菴詩稿 朱大中

燕遊集 朱正初

菰蒲集 朱正初

窮元日稿 范永齡

幽籟集 嚴啟禎

大學古本 陳善

中庸義疏

心經注

陰符喻

道德經笥 以上並前人

明太倉王中丞世貞刻陳生注陰符道德經序陰符經舊傳黃帝與蚩尤戰不勝退而感九天元女以太上道君所撰經賜之天下遂大定者百年而後仙去其書不知所由顯而貞觀永徽之際已有虞褚石本至開元而李荃者托驪山老姥之旨為之故而自是為故者凡數十餘家若道德經則我猶龍公以周定王世將西度關為令尹喜所挽而為之著五千言其徒列禦寇莊生亦類能舉之然往往於本辭無當而至漢文帝時河上公為之故而始大顯或曰河上公故譌也然自是諸為故者幾三倍於陰符而又俱未能盡究二聖人所以立言之旨凡二聖人之旨其勢若險而趨甚平辭若偏而蓄甚完諸所曰私曰欲曰翁曰奪曰盜曰賊曰殺曰機以授拘窮守文之士而目之彼必以為大怪且欺我於是乎刺幾根之議與而二聖人之旨積鬱而不宣幸而有能言者方內得之則多

清江系志 卷九 書錄 五

歸之脩齊治平雖至於谷神元化雄雌黑白竅妙
子母之精微彼皆以爲粗而莫之究其下者辱而
富國強兵方外得之則盡歸之立命安身雖至於
慈儉不先以克敵取天下亦強以爲精微其下者
辱而采煉吐納於是乎二聖人之旨雖若少示宣
而竟鬱余自家徒入觀之三日適自他返而守者
以爲一編見示云有道服而魁其形色我今讀而果
曰爲我貽王子彼讀之必且物色之得之隆福招提
之則所注陰符經也使人物色之得之隆福招提
丙舍與語而酒食之已復出其注道德經且曰
吾姑以印吾心而已今請印之子余爲一再讀則
其辭殊雅馴不離軌時亦發諸家之所未發或淺
或深若能劑方之內外而調之者卽所定章句亦
不必盡因河上公李荃之舊或離或合要獨有犁
然當心者余乃謂陳生子豈鍾士季耶而委我以
四本論擲我而亟去之生笑曰不然以我購子重
者毋若以我之言購子重也遂別去且數月而生
復來盡其爲人則嘗廩博士弟子員場屋聲且貢

而以口語失之既復避仇海上依染削以居出入
二家之學者十年而後書成余乃復謂生曰子於
大道姑未論以子材而當開元時用老氏試士比
六經則子衰然其選不然而從郭汾陽以陰符取
武試子亦衰然其選今奈何坐困子使老一黃冠
耶生乃大笑曰不然吾以不用吾師教孽禍以用
吾師教幸而免難然此其應世者也所以印之子
欲得其度世者子奈何猶以方之內期我余無以
對退而書其語

女則 朱家棟

去華子集 朱家棟

明莆田黃光去華子集序靖江有宋伯隆先生者
淹膠序中若而年累以經生言冠曹偶宜無暇賈
餘爲古文詞若詩迺江北淮南之間都人士擅如
椽者不得不推先生余觀昭代作者惟唐應德先

清江縣志 卷九 書籍 六

生古業與時文每據絕頂濟南諸公以理勝於詞
相斥而輕俊之徒亦齊聲改嚮迨今弗論晉陵雲
間即東東一二鴻匠亦駸駸以鞭香歸中丞矣此
無他中丞之言根乎道德而流於真懇無刻畫矜
張之容及肖摹剝換之習故雖稍蝕一時而終不
弗廢於論定今伯隆先生非儼然稱代興而遐躡
鄉先哲之席者耶余從其叔子爾升氏索遺集率
業之大都各體俱備不必句銖字敲而裁筋森駟
具河東南豐之致其所紀序雖法度之中亦纏纏
盡興能令其人之鬚眉色態不逼擬而幾欲生動
持論既依於正又奚必以齶牙鉤棘漫誇壇坫之
雄哉夫先王之制音也必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
南不歸於北養和脩淑之意多促柱狂呼之氣少
所以培宇宙之元循性情之動也讀先生詩文則
可窺先生之所入矣先生性理性調情被服鄒魯而
於先後伯陽攝鍊元和之旨亦蚤酣契其微聞幾
大耋而履步視聽不衰斯固溫養之充符摛抒之
妙緯也光不佞適游驥渚瞻慕遺風而細詳當年

之質行且知先生淵源家學其卓然祭酒江淮間
匪朝夕之茹發耳即集中多鐫珉之篇不肯作諛
地下語其自號以去華甯名去而實趨者乎先生
筮鐸虞山繼而教授京口苜蓿寥蕭竹素自老出
處進退合乎古人若斤斤以著述求先生亦詎足
為深知先生者先生哲弟永豐公才名品概不忝
為工局之樂城所結撰亦與先生埒盛俟
其集出光尚欲効片言以附鞶橐之末

怡白齋稿 朱家楫

芝雲館集 朱家模

見獨齋稿 朱士鯤

粵西遺稿 朱澆

脉辨正義 鄒志夔

青工系志 書籍

自訂草 蕭松齡

燕還吟

掃桐篇

弋秋集

半餘草

雁山過

丁亥集

戊子集

庚寅集

癸巳集

難遊集

雜詩

亦園古文

以上並前人

國朝江蘇督學使者張廷樞亦園詩文集序康熙

癸未余奉簡命視學江南隱欲搜羅遺逸采訪人文屬案昆

陵而靖江蕭生子夔以余識拔補弟子員特上其

王父國子學正亦人先生亦園詩文集句予論定

蕭先生松齡制藝久刊行詩古文尤卓然可傳心

竊儀之越三年南來乃獲蕭生繕呈手藁昔聞而

今見益用忻慰公餘披檢數四適然而驚以爲擯

如此兼材而屈於庶僚憾軻以終老何不幸若此

表而章之是予采風之責也昔班固有言揚子雲

祿位容貌不及中人所作法言太玄人以覆醬甑

輕之惟桓譚稱爲度越諸子許其必傳至孟堅時

雄之破裁四十年而法言玄大行韓昌黎文推起

衰望重山斗子昶長慶及第公所及見者後尚不

能表揚其父作故五代之際人不知之宋明道中

歐陽文忠於隨從戚友宗廢麓中得其文好而學

之始盛行於世此可見人情賤近貴遠文士之精

神不可磨滅而其光采發見於外卒不以一時坎

壙掩顧歷久而始彰也亦人歿在癸丑距今已三

性情為發舒經術為根柢一本於道德而無所詭
至其精神強固好學深思而歷久不可磨滅者光
以韜而愈張采以匿而愈顯蓋生平目擊滄桑愁
苦挫折鬱紆憤悶之概拂拂從十指橫溢於楮墨
間也余采風至此惜不及見亦人第就子夔楷錄
所上之作往還雜誦口舌間津津味回不忍釋手
想全集所存其精粹必有不止於是者余方愧遠
見卓識不逮桓君山歐陽永叔而亦人詩文之行
世必傳於後庶幾子雲昌黎固余所深信無疑不
待秀諸異世而生前之軼軻不遇屈於庶僚以終
亦可以無憾矣夫爰書以付子夔

并告庶常而慰其自出深情焉
邑侯鄭重亦園文集序古書無所因襲而造成一
家者南華離騷腐史是也龍門尚矣離騷體由獨
創語出新裁學者遵紫陽之編定率以為寫怨之
詞亦固矣哉至於莊子奇文變幻為鬼為神然其
胸中自負鴻雛雛眼中尚有腐鼠嗟時命之不逢悲
困窮於涸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求所謂莊言範

俗微言訓世則悠然如零星貝葉之莫可詳繹也
已今人之為文孰不厭平淡喜新奇究之學莊得
莊學騷得騷縱字句鉤鏤神情刻肖所謂優孟衣
冠不免因襲之陋又安能芟除宿莽獨開新徑超
然百家之外以自見於世哉國子蕭先生以奇文
名海內予心欽久之然向者徒以異才自先生今
乃知先生非好異以自見者也蓋先生之才可以
無所不之而窮理盡變出之以幽折之筆一落紙
輒如雲巒萬疊烟壑千迴令人目接神會不得其
從入之境非天地結撰崛奇阻人以選勝特南陽
劉子驥病阻問津末由與桃源中人共語先秦以
上事耳是知人之分量不同而才之所造迥別苟
挾其無所不之之才以窮靡盡之變而無法以馭
之必至於詭譎迷謬而不可知即弗悖於法而好
為異以自見若唐之盧同劉又樊宗師宋之蕭東
夫謝臯羽其人其文非不足傳然卒難列於大家
他及無論矣惟先生之才足以探幽致遠故立言無浮薄之
無淺近之詞識足以探幽致遠故立言無浮薄之

旨力足以鑿險攻堅故設局無常行之徑觀其無所因襲而創立一家者實先生之賦才獨奇而所造自別非好異以自見者也一時負才之士疏濶桃源茫無所覩不自強識陋而概以異目之亦滋惑矣吾以為讀先生之文指之為莊為騷固當別有神會若以盧同劉義謝臯羽之輩學吾先生匪特不知先生作文之法并不知先生賦才之所以獨異乎人也已

松雲齋集

劉疇

閩遊集

劉懌

四書解義

朱鳳台

下學贅語

先訓記畧

退思軒集

醫學纂要

痘科鍵

治開錄 以上並前人

國朝浙江徐巡撫世蔭治開錄序憶昔漫遊江上登眺君山指顧驥渚間孤阜挺峙江流漩波未嘗不嘆為宇內之奇觀也因念川岳之所鍾靈必有特出偉人足當其中流砥柱之任者既而丁亥之役慎人朱侯以少年聯翩起得借我開夫天衢卓犖之姿置於玉笋之班方將揚彩鸞羽以焜耀新朝而何有於一開抑知維時侯可無開而開則一刻不可無侯者乎歲之前或兩軍頓戟糜爛原野或編柵嬰守掩據內郭或悉索敵賦縱狼捨去或燎炬嚮邇焦爛靡遑鏗鉤之聲振於比戶侯之

清江縣志 卷九 書籍 三十一

來蓋非所謂廓然百里者也左顧而右睨止雉不可
 內數楹子立瓦礫之場耳雉以外負嵎耽耽不可
 側足也此即渤海之長朝歌之守將怵戒遲視猶
 見其難為乃車旌初資而苞以桑土奠以衽席卒
 使危卵之區衛以忠信之甲胃則其所為非徒有
 人之不能抑有區人之不敢為者以是知侯之於開
 蓋幾幾乎其苦之也我園孔棘則為之慮危如徒
 防之不勝防則議則徒刺之為不勝刺則議撫至
 撫之所以協則刺之正以為之圖安一切關捩隱深
 指及夫難且芟矣則又為之圖安一切關捩隱深
 如南糧本色之不可疑難不惜折僉解從民之不
 可而移為在官少而直不欲以官為郵宿者蓋
 請之於上賦其所為而公自奉甚約而於與舉之
 候之為人廉而謙虛而公自奉甚約而於與舉之
 際未嘗有所惜推誠下士若春風之噓物至於應
 裁瞻敏訊斷若神則江海迅決而莫之敢欺今開
 稍有起色矣侯不忘其盡心於開者梓其招撫文
 移及爰書碑記彙為一編以相示噫此特全豹之

一斑也所梓者可見者耳至不可見者則在侯神
 明之中而益然楮墨之外誠令有心者披而讀之
 則知同是招撫也何以投誠者不畏矯矯之虎臣
 而傾心於侯之寸檄同是審鞠也何以質成者不
 恥或錫之鞶帶而立折於侯之謙樓及館垣城堞何
 今之巍然翼然者如頰宮譙樓及館垣城堞何以
 不興邑黔之歎而畢集於侯之經營則此一編也
 其殆迴開既倒之瀾而作中流之砥柱者哉不佞
 蠡測無能揚侯之美而但治開之彰彰有可考
 者如此它日攜是以佐樞宏化行且柱石
 天朝當不止區區已者於是知侯之鍾靈於川岳
 良非偶然而向者意中事何幸即於吾開見之也
 因書之以為序

伊蔚堂集 陸 璿

松江倪匡世跋靖以斗大孤城在綠陰葱蒨中露
 出雉堞其境界之清幽風物之秀異如此安知不

有畸人傑士出其間乎緯臺先生生於靖以名進
士官臨江司李仁慈愷悌多所平反僚屬士民有
二天之頌公餘賦詩有伊蔚堂稿命似震百襄孫
梓之予讀其詩秀而警特清且縱橫自成一家不
於時派中討生語幾平絕塵而奔矣嗚呼異
境天開靈源獨濬未始非風物江山爲之助也

東山詩集

陸璿

邑人蔣中和序自八股取士以來而風雅之道亡
矣入股文也風雅詩也於是咸謂詩亡而文存余
獨謂文則亡矣而詩猶存何也童子髮未燥父師
卽督之誦章句解訓詁循循焉未敢失尺寸唯恐
蹕繩越墨有妨於進取之階故有明三百年如謝
茂秦徐文長陳仲醅王百穀之流皆必割絕制義
始克以詩名擅天下其他豪傑之士勲業卽爛焉
求如賈董舍咕嗶而遂脫穎以出者百不一二也
詩則發於情觸於境父不能強之子師不能強之
弟卽愚夫下士各得自發其天而無狗人之病故

古者觀風問俗貞淫奢儉悉聽其自發於天未嘗
預有所禁使之必出乎此而後備太史之探蓋狗
於人者自不如發於天者之爲真也吾是以謂之
文亡而詩存雖然予於緯臺之詩又不得不無感焉當
其舉秋闈試春官余兩人並轡長途連床京邸時
猶未脫制義緯臺顧舍制義而言詩已而客四方
宦南北歷十年各還故里而緯臺遂刻其奚囊名
之曰伊蔚堂集余時雖習詩猶未知緯臺之詩之
工也又踰年緯臺宦東山余策蹇而謁緯臺於冠
署時緯臺方窘簿書日事小難理漕牘未遑發枕
中之秘余遂倦而南遊當是時舞陽未至易水無
波以爲離別偶然耳豈意東洛之期無日西州之
恨已傳嗟乎余卽自謂知詩又安能起緯臺於九
原而問工拙哉然而緯臺亡而詩存緯臺固未亡
也吾是以不傷緯臺之亡而轉幸緯臺之有以傳
也雖然緯臺之傳傳以詩又傳以遇也古如屈宋
之悲蘇李之別李杜之交皆激於遇而後能自發
其天故曰窮而後工使緯臺司李臨江之際卽循

例擢臺垣不窮於遇也則其恬淡冲融根柢於天者未必不陰消於濃郁晏安之會又或宦東山而即得直行其志遇不潛耗於超乘速化之私惟其坎於天者又未必不潛耗於超乘速化之私惟其坎胸中所謂靈均有時而冲淡如靖節有時而如步長沙有時而長嘯如蘇門有時而慟哭如步兵有時而詠諧如曼倩屈其強項支離之後緯臺之天乃全而後緯臺之詩乃工嗚呼吾於是而知緯臺之傳傳以詩又傳以拙也非拙於詩拙於宦也惟拙於宦而後窮於遇而後工於詩工於詩而後緯臺足以傳然則緯臺之拙於宦而卒以橫死又豈為不幸哉雖然使緯臺不即以橫死至今存也尚末中壽安知不益發其磊落之天出吾黨爭奇執牛耳以問中原勢且衣被詞壇牢籠宇宙吾固知其無多遜矣乃靳之而不予吾黨以緣使余

落魄老同年拖沓潦倒時時過公之堂瞻公之像緇弄公之牙籤又十餘年公仲子鑄始出公之手澤嗚嗚乞叙余乃知公之宦東山又有所謂東山詩者而讀之而叙之昔白樂天叙京兆元居敬集凄惻之餘恍疑居敬在旁不知其誰死誰生嗚呼余何不幸而適類是乎又竊念余之於詩雖不加緯臺之工而余之窮於遇拙於宦則固無異於緯臺緯臺亡而詩存余即存而詩未必不亡且後世誰相知叙吾詩而即知吾之窮於遇拙於宦如吾之叙緯臺詩也則不禁潛潛然泣數行下矣悲夫

江風集 馬 褒

松江倪匡世跋客靖江日久聞朱慎人之故友馬叔瞻文學性偏僻寡言笑遇庸俗輩雖至戚不一接談兀坐茅齋讀書懷古終日未嘗出一語與知已上下古今則娓娓不倦貧乏不能自存未及五旬而卒有江風集行世豈天以詩人而妬之與其詩既足傳何遇之窮叔瞻與劉湘九文學筠為莫

逆交余見其詩老氣橫秋寶光奪目天下同人當知前度劉郎尚在也因借叔瞻詩採入詩最中為綴數語於其後

扣鉢吟 奚熾

松江倪匡世跋余向有談詩之癖自故園歷毘陵渡江而北抵靖客窗乍起朱慎人駕部過我寓齋出其故友奚仲昌布衣扣鉢吟格清以高旨深而遠大有古木寒崖白鳥獨立之致烹茶細嚼如見其人詢知仲昌幼孤力學經稜自好應試輒不利家益貧教授生徒以束脩自給晚年失館而卒雖有二子不能刻其詩乃家貧如江藩楚獨能刻其父猶龍遺稿猶龍名騰蛟少業儒為淮浙鹽賈甲申後耕於靖之東郊以吟咏為樂時與馬叔瞻劉湘九奚仲昌輩談風雅戶外事絕不與聞蓋龐德公蘇雲卿已刻稿採入詩最將詩以人傳與抑人以得猶龍已刻稿採入詩最將詩以人傳與抑人以

詩傳與願起仲昌輩問之

麟瑞堂集

侯溥

半農齋集

蔣中和

半農齋自序予生九歲而孤日與伯兄胼胝相勞苦而伯兄每以課事見督承先志也予乃輟耕而爭伊唔已而試有司不利欲棄去伯兄督益堅於是遂終初服亡何而伯兄遽歿悲夫時方習帖括卯而未翼於世相投也及捧檄令豹陵潦倒三年不得志始覺向之所持者無當於當世於是始讀古文辭借古人糟粕澆胸中塊壘遂或不免然是時年尚壯心持兩端雞肋未肯遽吐去以故隨手散佚不復記憶又十年出倅木門再不得志舉向之一切雄心銳氣悉化為繞指而咄咄書空之態亦不復作於是歸而復理前業又將十年老矣搜得蠹笥中先後所存若干首稍加詮輯得八卷曰

此吾消愁清涼散也得失自知何問人為嗟乎吾
 敢自附作者之林哉白樂天有言凡人之性鮮得
 中必有有所偏好夫好既偏矣而猶有託焉豈非以
 嗜欲易搖不得不姑有所寄以免見異而遷耶余
 因是而悟山川古人之惠我厚矣人情所鍾大約
 莫切於妻子其次朋友然往往一言齟齬遂戢手
 相向不難盡棄其生平試曠而質之六合之山川
 舉吾胸中欲歌欲泣欲笑欲罵者矢口忿其雌黃
 不問其能受否也而山川嗔乎否更邈而質之百
 代之古人舉吾胸中欲歌欲泣欲笑欲罵者矢口
 忿其雌黃不問其能受否也而古人嗔乎否非惟
 不嗔且引而進之同堂謂我爬搔有常可以死無
 恨即不然亦甘苦各自知甯相厄哉自世儒泥古
 排今謂文必班馬詩必李杜理必程朱印定時人
 眼曰由是眩於其說者舍咕嗶而外往往閉腹自
 封以為鴻溝既劃即殫精疲力無益也夫盜優孟
 之衣冠固不可遂以為叔敖然盜者自盜真者自
 真如必盡棄其糟粕以為明鬼魚無事乎雌黃是又

不啻有波之水而強其無波能鳴之鳥而強其無
 鳴矣不甚負山川古人之我惠乎夫山川有強而
 不能自言古人之言不盡意而或有望於後之人代
 為之言此子輿氏所以有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之
 說奈何一聽其悠悠下同於草木且其所以自處
 果遂能中立勿敗否今夫世祿之家弱子孱孫非
 不欲其安且佚乃少長即督之就外傳又少長即
 督之應制科固有白首無成老死牖下者矣然終
 不逆計其無成而遂聽其遷業固將以是世箕裘
 亦懼其出此入彼或遂流為椎牛屠狗故甯拙而
 失弗敢巧而獲也余秉資拙劣少既鹿鹿困於簿
 書未能專精殫力採菁華於車塵馬足之間晚復
 硜硜困於家食乃猶欲洞胸刮目照汗青於披笠
 荷鋤之際恐古人雖亡而古人之與天地山川交
 相輝映者則固常與今人相上下不設境而施不
 擇人而予余因得寢處食息妄肆管窺撮酸醕以
 資餽飮拾咳唾以備宮商猶之三代之盛時凡孤臣
 孽子處士羈人即一觴一詠類得寄之斷簡殘編

使百世而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即造物亦不能強
生區別禁其勿吐也倘貿貿焉惟知飽食終日以
干小慧之譏是向之輟耕而事伊吾迺所以謀温
飽而非所以承先志毋論無以酬伯兄於地下且
安知不遂為
椎牛屠狗哉

小山子集

朱家棧

元澹居稿

朱士瓏

啜墨齋稿

朱士瑛

愍南集

朱 澂

碣菴稿

詩系 並前人

江陰戚藩序唐人以詩名家者籍其宗姓若左
供奉君虞長吉之流肩踵相屬也然或一再世而
間出或數百里而分標苟非盛中遞禪即孤行鮮
嗣音耳至於一姓自當一代而又萃之一門其所
樹幟爭奇殊若不欲族子姓一過而問焉者未有
如驥沙之朱氏詩也古愚公氣接混茫力追大雅
去華子風清日朗怡白齋霞起雲騫芝雲館淡月
疏星小山子輕烟細雨都如沈宋燕許諸君並為
韻事開先逮乎南池公淵靜冲融特臻堂與丞思
茹榮二難唱和一則閑整宕逸齊驅孟王一則涼
壯沉雄聯鑣李杜而公亮英年深致亦復以吉光
片羽出入錢劉間覽其一家規格總不欲作大厯
以後一語即北有贊皇南有眉山皆以文章世厥
家而風雅一道恒憂憂乎難之若朱氏一家言誠
足弁冠曩今矣而尤有義問空千古者南翁偕其
季子糜捐數十口於萬里荒榛蔓草中僅存悲嘯
哀吟令人髮髯音容於斷簡殘編之下蓋信國之
正氣疊山之慟哭猶若浪浪流傳不絕云迄今讀

其粵西諸詩不啻望帝聲聲化子規也太白雖號
謫仙而夜郎餘魂仍依青山片石長吉縱傷短折
而奚奴背錦尚傳白玉層樓視南翁父子大招小
招悉付之無可踪響者卒其慘裂何如耶然而二
李騁其情思不遇放意自豪嘔心表異未聞有志
匡帝室如少陵北征等作熱血噴薄雲霄者而南
翁父子獨慨然以頂踵予君父復浩然以肝膈予
篇章視彼二李徒執牛耳於當時卒其建立又何
如耶由是言之系詩者系之於一家而系詩之旨
則已系之天下萬世也嗚呼致良知之不以道人能言
明效大驗與人共斯良矣而致之不以道人能言
致矣而子之非其良二者於君臣之義無一焉今
南翁父子以身許國其濟不濟俱弗問但期無憾
於吾生所當為者而後止自非恪遵古愚公教方
致此良知而能然與況陽明先生流風遺澤閱千
百年而不知衰者其被服詠歌尤有不可勝道者哉
然則六經五常常焉
於詩系系之矣

粵行草 朱 濬

滄崖集 前 人

松江倪匡世跋蓮邦無不忠孝之佛子蓬壺無不
忠孝之神仙我用是知不忠不孝之人未嘗有文
章也何則忠孝為乾坤正氣忠矣孝矣其性屬陽
其為言也大而遠不忠不孝則陰矣其聲如鬼之
附物若有若無聽即泯矣滄崖萬里尋親棄家從
瘴癘而不顧歸則古耕自養不為祿仕而困厄以
老其立身忠孝如此宜其詩之一字一淚一字
縑也嗚呼滄崖苟能忘其所謂忠孝而更上一乘
神仙也夫
佛子也夫

治泣錄 侯 模

北山詩 鄭 洽

邑訓張夔序丙寅春余省家叔兄於長安甫一月而得授驥江一毡叔兄因謂余曰閩海鄭山公先主吾好友也向為靖尹十載其風士人情與邦之賢士大夫必知之甚悉汝奉教一二庶幾識所景從也越一日予往謁鄭公坐譚半晌即倦倦鄭子修齡不置因備述其家世清白文章品行俱卓越流輩且深訝其雄才久抑為感歎歛歛者久之予謂鄭公不易服人其稱許必有可觀者謹心識焉迨菊月杪始抵靖署修齡亦從田間來晤對之頃謙然若谷穆然若清風益服鄭公之能知人而言之非虛譽矣夫以脩齡之才之學宜其早年巍科為金馬玉堂之客乃猶屢困棘闈永歲青衫以他人處此不知抑鬱沮喪當若何而修齡之志益堅氣益壯絕無牢騷鬱鬱之意見於顏面卜築孤山之傍屏跡城市終年閉戶讀書故其文章皆沉酣經史出入大家浩浩落落總非尋常蹊徑子常披誦循環不忍釋手復從課業之暇留心聲韻每花晨月夕臨水登山以至懷人贈答俯仰憑弔無不

於詩焉寓之今讀其北山集事必紀年題必引義古今諸體無不畢具備漢魏渾融之氣深四唐精嚴之律至齊梁旖旎浮詞掃除殆盡向非寢食風雅而襟期磊落卒不以窮通得失易其心者奚能及此耶况修齡正當服政之年又值當世右文之會雅重詞賦時搜求宏詞博學之儒以備顧問異日者修齡應運而興凡夙昔所研求朝夕所考究者珥筆形輝一吐胸中奇蘊將清華木天之選唾手可得是修齡之不過未必非天欲老其才而使其晚成也雖然詩何足以盡修齡哉即以詩論北山詩一出其必為海內所推服詞壇所傾倒也有斷然矣然究之專以詩名家固非修齡之志亦非余之所望於修齡者也

松樊集 劉應埏

寓公金敬松樊集後序出靖東門折而北可十里峰蒼然出平沙上曰孤山山之高四十四里

皆峭壁而頽其一角以接來者若人之介而非絕
物也自麓西南走五里許小山子家焉達北窗挹
之一觴一咏莫不與為卧起遂若取之以自號昔
人謂吞雲夢八九小山子品卓矣顧取四十似之
山而又小之邱壑發光云耳未及煥其文大其聲
以相為羽儀而鼓吹也操顧端潔不為所弛叫譁
意無可放時出為詩歌問涉無聊不平激昂航鱗
亦不病其過激焉何幸坎壈路頓以死死且中
壽哉嗚呼小山子之人之詩之相為表裏也有未
易為世俗云云者方其為舉子家言未束髮聲噪
一時甫壯而錮思以祿養母而自顧不可振則懇
懇其弟卒莫遂又相與先後死家益落食者眾催
科迫之匍匐無康歲既病肺且得于疾往往劇小
山子蓋憊甚故其詩多幽奇而蒼鬱然花之晨月
之夕戢手高吟不以釜無炊喪其趣戲魚墩者早
中小者也婆婆焉輒欣然若有得游楚數月詩滿
其橐卒脫然歸散步任其足田謳釣綸隨意取之
夜喜獨坐晝顧堅卧非其客莫能起也小山子又

豪甚故其詩復激昂而崢嶸睥睨貴遊去之若浼
平生交契不三數人外論或以為高攀援之拒弗
許勗其弟以學絕不令與外事諸弟皆能文有聲
每侍其兄至莫敢苟出聲儇薄者望見憚之輒送
去小山子蓋峻甚故其詩多簡峭而高潔顧性雖
不能飲客至發舊醅為引滿意殊酣也遊楚思歸
主者挽之執不可然其相思之意不見彌篤所交
三數人惻惻若不可一日離者其所談論雖雜詠
諧聽者卒為忘倦小山子又夷甚故其詩復猶夷
而冲澹夫小山子之號固當以舍北孤山起也嘗
縱觀其地矣夫苟自其一角可通者入之盤其磴
躋其巔下視平沙固不甚絕至舍其途之可由思
緣諸廉隅峭削則有破臚折脛以死而終不得窺
蓋孤山之為山即小山子之為人與其為詩已矣
今但觀其論立言之道而卑其乞憐貢諛者嗚呼
此言不知若干而赤耳總之身既為境攣而復負
其意以羞與齷齪者伍也故著述多寓言後人自
其詩外並此讀之可想見其人而悲其志矣予自

卜居靖東鄙相去不甘里而竟未及交今幸得其詩於嗣仲子青城青城亦介立且能詩有父風

東甌雜詠 劉鑑

征途集 劉鑑

梅隅集 劉銘

存書樓詩集 劉鑿

多聞集 劉廷欽

西京外篇 劉鎬

蕉雨軒集 劉金書

經濟彙編 徐時浚

寤亭集 徐時浚

醉花軒集 羊球

靖江藏志 楊方濬

鷗知稿 朱去疑

貧閒詩稿

詩商集

烟汀清嘯

秋鳴集

秋鳴雜俎

村中紀聞 以上並前人

懲菴詩草 瞿升

賸翁遺稿 鄭梁

葭浦詩稿 鄭霖

醫學窮源 內載太極陰陽河洛八卦之說 傷寒四卷 雜証六卷 婦人小兒附

傷寒門問答神行集 鄭楫

蕉窗問答條注 鄭熊

于楷序凡地理書類皆生旺黃泉毫無源本否則大小元空四經宗廟尤屬不經其有能得宗旨者則又含糊隱約引而不發無惑乎堪輿一道日就荒謬也獨驪江鄭氏蕉窗問答一卷其正文條注

於山平之體用作法可稱詳盡凡前人所隱秘者指實直陳不留餘意讀之而暗室生光真地學中之金鍼也得是書而諸書可廢矣爰芟其小注之繁蕪者錄而刻之

舒嘯園集 朱逢源

槎源問答 孫光遠

臨證治驗神行集

醫學窮源 以上並前人

四書大成 鄭毓善

性理提綱 前人

餘閒畫譜 楊超

古心琴譜

前人

春秋一得

顧士彥

竹窗詩集

朱沐

桂珠百首

鄭仔

自序薪桂炊珠昔人狀旅食也余自甲子走試長安中間碌碌凡三改歲所恨羈愁飽飯畧無著白今年冬將有斥邱之游因檢舊笥制舉文字外纔得雜詩百首餘聊為集之並揭其端云云志所遭也於詩固無取焉

烏啼小草

湘南集

聽雨集

九愚堂文集

于役偶吟

舫齋詞稿

以上並前人

郡人鄭環序戊寅春儀部叔銜命使閩以周咨之餘為詩得于役偶吟如千首夏返旆環獲侍側每飯後揮暑以詩之餘為詞拂硯疊紙俄聞微吟聲輒就一闕比秋得如千首曰舫齋詞稿志舟行也語環曰詞雖小技自南北宋來諸大君子亦間為之豈非以足遣情與余素不嫻叶兼又病熱但此行落落眠食不克以了小年古人歌以勸力姑為此以助榜人阿咸才思其是正焉環曰不敢謹為識之如此

立江縣志 卷九

四書集解 沈芳洲

爾雅注釋 前人

四書刺 沈建槐

八詠樓詩 沈建梧

古文集

歷代詩箋

覆瓿集 以上並前人

半笠亭經史質疑 顧文旭

蕉窗詩集 前人

二十一史文抄 陳方濬

諸子百家讀本 前人

壺山詩集 吳珊

避塵園集 劉汝宸

翠雲樓集 劉方濬

愛日堂詩集 劉枝梅

萃春軒詩集 劉枝茂

管窺集 劉枝蔚

淡明齋前後集 劉鳴義

清江縣志 卷九 書籍

燕遊詩草 前 人

古今文集 朱一開

兵法管窺 劉人鶴

歷代天文災異錄 前 人

彭城草 朱士麟

崇川草

延令草

東臯草 以上並前人

邑人劉人鯤彭城諸詩序予以己亥歲北遊京師因訪表兄朱書苑於彭城講堂茶話移時出課餘

古今體詩相示其情真其體逸清韶輕雋而蕭散不羣誠風人也自抵都後書苑詩以代簡又別恨縈懷可廢南浦傷春之賦客窗風雨展卷黯然書苑不忘予予能忘書苑哉庚子秋予佗祭南歸浮沉鬢序中而書苑謀館穀於鄰封與予參商不相見徒抱此抑塞磊落奇才不得志於有司竟以青衿窮而老而死是可惜也今其子培丰茂才檢遺稿請序於予予讀之類皆賓館留題有崇川延令東臯諸草而彭城草尤夥蓋流寓之年久矣故人不可作厥子能讀父書序此以志人琴之感

四書約 陶嗣景

詩書約

西崖燼餘集

筆耕錄

藝苑剩譚

晉陵紀古

詩學辨體

馬洲記知

海國聞見錄

醉餘詩草

測天闡易書

太乙占驗考

迂叟文鈔

以上並前人

羊理

前人

瞿燈

陳桐

前人

鄭錫琪

迂叟詩鈔

紀事詩

尚書疏證闕謬

以上前人

尚書疏證闕謬自序古文尚書自典午立學歷唐
 及宋莫不尊若天書南渡後有吳棫者忽疑二十
 五篇棫著韻譜一卷最為外謬其學識率多類此
 紫陽朱氏亦頗斷於今古文難易之間然註論
 語孟子所引古文仍原本經義轉相訓釋序中庸
 特舉危微精一為干古聖學之宗先疑後信猶不
 失儒者風焉元吳澄始昌言其偽澄以宋臣仕元
 欲借經術以蓋厥羞而不知非聖無法取戾滋大
 明歸有光郝敬梅鷺之徒後先接踵索垢求瑕譬
 若滅燭於幽室之中俛俛焉譁其黑白斯亦陋矣
 我國家經學昌明欽定書經傳說彙纂頒
 行海內嘉惠藝林生其間者惟菑畚古訓歌詠先

王是務太原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自詡淹通
恣其狂瞽雖毀聖之叔孫曾無傷於日月而學者
嗜奇好僻或至靡然從風則亦人心世道之憂也
爰就見聞所及一一辨正之明陳第有尚書疏衍
國朝毛奇齡有古文冤詞皆二十五篇功臣竊不
敏冀附兩君子後以息邪說而放淫辭亦庶幾孟
子之教云爾

讀易集說 朱 勳

四書通

性理約 以上並前人

南歸日記 鄭 翊

瓦礫集 劉庭璽

長白呂進士怡曾序古人之論詩至詳大要在得
其性情之正而已夫人口而出妙不容喻者才
也陶冶錘鑪劇心慌目者學也天不可驟希則涵
養以待其成勤修以俟其化不言詩而詩之詣盡
之矣苟非心得亦皆糟粕耳筌蹄耳欲不拾人牙
後慧不可得也余嘗主此意論詩劉子尹中顧篤
好之余嘗觀劉子之為人豪邁意氣廓如顧嘗
擬之古人之所咏劉生者氣象近似讀其古今體
詩數百篇風骨遒健稱其所欲言可謂難矣夫其
範圍古今牢籠萬有固皆與年俱進行且造古人
之堂奧也子夜澄觀義輪自湧疾雷破柱壯士不
驚抑坡公之言曰此老神完中有恃是更有道以
處之矣尹
中勉乎哉

唐詩笥 劉 均

滇南雜述

清江縣志

卷九

書籍

三

鄧闡集

江上草堂詩集 以上並前人

萬卷樓詩稿 陳鳳階

亦陋軒詩稿 劉玉階

燕臺朝 陳鳳朝

論語訓纂 鄭汝英

畿輔水考 前人

卮言齋詩稿 劉泰詹

亥山吟稿 鄭庭榮

青立山房詩草 劉和

晚翠軒詩稿 鄭康枚

補陔堂隨筆 吳樹棠

七硯齋詩草 劉人鏡

逍遙館雜存 潘泉

先訓誌 寓公金敬

夢餘存草

課童吟

吾廬詩

獨往亭集 以上並前人

松江倪匡世金寓公詩跋閭齋先生苦吟六十餘年又不欲以詩人自處近焚舊稿殆盡吾至靖從朱駕部覓得數卷其詩意深於澗心細於髮有一種感憤牢騷令讀者變色起立吾知其所懷遠矣

奚囊集 寓公趙時

蚓籟集 寓公何亨

平常生詩草 寓公何星榆

